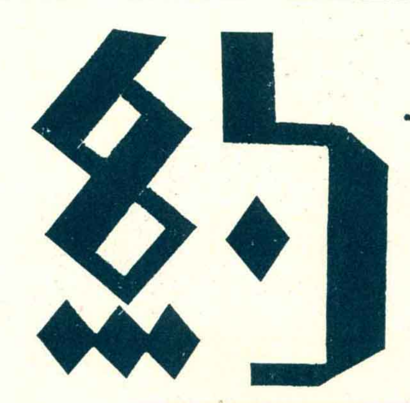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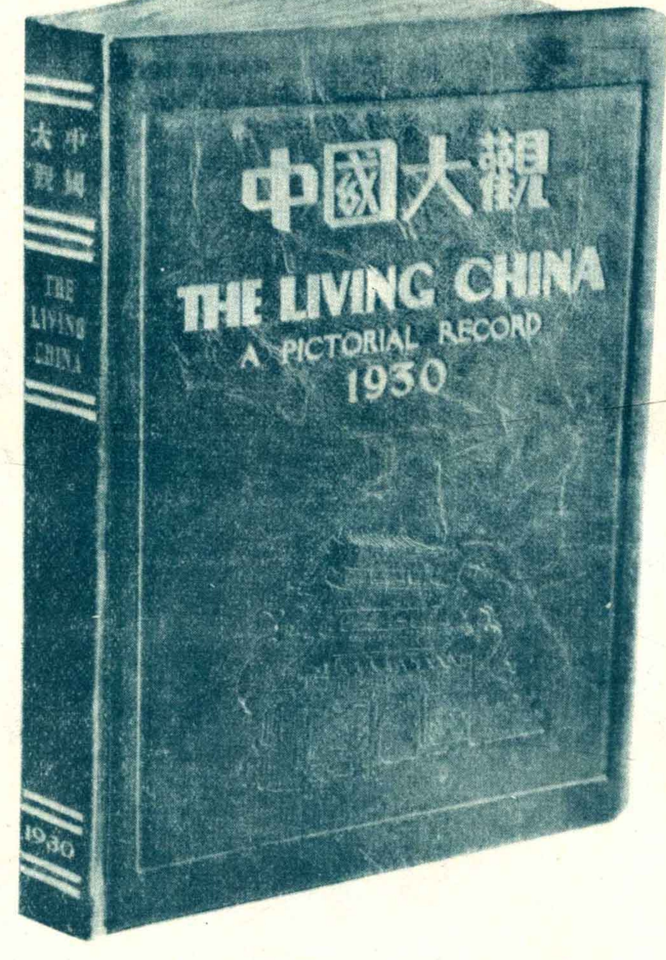

良友
中華郵政特許認為新聞紙類
THE Young Companion
No. 41
第四十一期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印行

# 百聞不如一見

# 中國大觀

# 預 

原書縮影




十九年四月底出版

**原價每冊大洋廿元**

**預約特價大洋十二元**

（預約辦法詳見後頁）

由十八年十二月起約三個月

**只限三千冊**

## 本書體制

主旨——選集圖片表揚中國之巨觀

紙質——全書用百廿磅銅版紙

裝釘——硬皮金邊洋裝

封面——鳶色厚皮燙金字

面積——直十二吋半橫九吋半

頁數——全書三百餘頁成一巨冊

編排——格式新穎分門別類

說明——每圖附有詳細之中英文說明

印刷——用新式机器上等油墨

圖片——分三色二色單色共千餘幅

## 本書內容

彩圖

三色版十五種

兩色版十五種

單色精印照片千餘幅

各省名勝景風

各大城鎮形勢

陸海空軍活動

學校團體生活

新美流行時裝

雕刻圖案藝術

舞台古裝戲劇

社會風俗攝影

當代名人照像

歷史留傳古蹟

工商實業規模

婦女現狀寫眞

古今宏偉建築

古今名畫傑作

電影明星表演

自己預約之後更請介紹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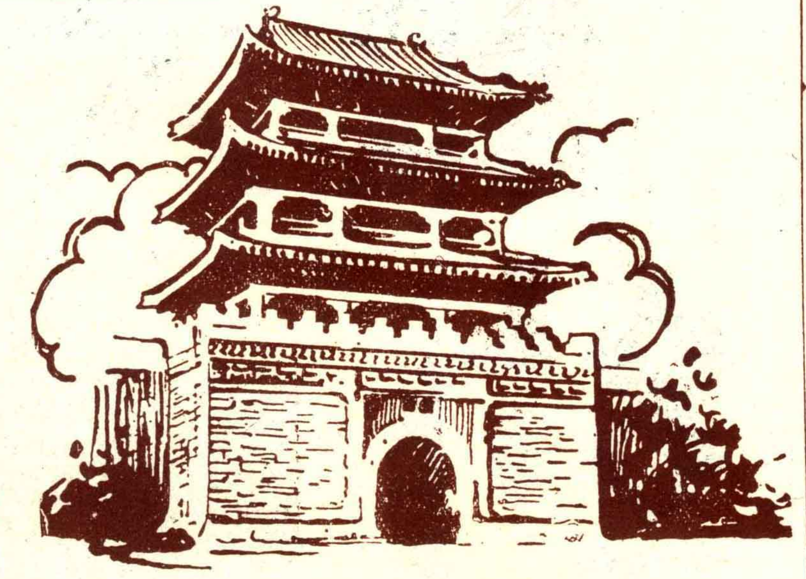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出版

印有精美樣本函索附郵票一角即寄




# 中國大觀



**何故坐在家中遊覽全國**

(一)因國內交通不便，治安欠妥，有許多地方去不到。

(一)古今珍品，多爲人家私藏，遊覽地方亦不易得見。

(一)因國內政軍各界名人不易一一見面。(但在本書可以見各人的眞容)

(一)因親身遊覽各地，旅費至少數千元，未免不經濟。

倶有以上幾個理由，所以用最經濟的方法，只費十二元預約得**中國大觀**則以上各難題立即解決，得此一書，觀覽各圖，眞有如身歷其境，坐在家中安然遊覽全國，又何樂而不爲

**故此我立卽預約**

# 中國大觀

預約

# THE LIVING CHINA

## A PICTOIAL RECORD

## 1930

原價大洋二十元

預約價大洋十二元

## 預約價目

| | |
|---|---|
| 國內各省 | 大洋十二元另加寄費包費五角 |
| 日本 | 日金十二元寄費包費在內 |
| 美洲 | 金幣六元 |
| 歐洲 | 金鎊一鎊半 |
| 澳洲 | 金鎊一鎊半 |
| 印度 | 羅比十七個 |
| 南洋英屬 | 叻幣十二元 |
| 南洋荷屬 | 荷幣十六盾 |
| 暹羅 | 暹幣十二元 |
| 菲律濱 | 菲幣十四元 |

以上寄費包紮費均在內照市價伸算後有餘奉還不足照補

從此剪開寄下

預約期限由十八年十二月起至十九年二月底止過期無效

## 中國大觀 預約定單

本書出版預約特別便宜只限預約三千冊過數停止請購從速

預約者姓名

通訊處

預約冊數　共　冊

付銀若干

郵費包紮　若干

年　月　日




"Struggle" An oil painting by T. W. Leung　（本期第三十頁另有梁君其他作品）梁得允作油畫　『奮鬥』

# 本期目錄



## 編者講話

鴉片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直接受毒傷身敗家的人固然很多，而間接連累全體國民，造禍更爲厲害。即如阻礙中國發展的不平等條約，來源就是出自鴉片之役；而各省內地的惡劣官吏，又藉鴉片圖謀私利破壞民生。今日的外患內亂，原因固然很複雜，其中一部分由鴉片釀成，是無疑的。所以欲謀國際上的平等，整頓國內社會秩序，鴉片非禁絕不可！

或者說我們對於鴉片，本人不吸不運不種不賣，似乎用不着多講禁烟。可是，鴉片之害害及全體，應該全體去抗拒。國際遠東鴉片調查團己起程來華，我們應該有所表示。獨善其身是不够的。以個人爲本位的聖人，並非今日所急需；聯成一致的公民，才足以應付目前的境況。本期發表兩頁關於鴉片的照片，拒毒運動就是純萃出於民意表示了；至於高英運土事件的確證，似乎家醜不應外傳，其實對於運土的惡劣官吏（高英不過其中之一而己），查出確實證據，就應該公然攻擊。本期更刊有河北省政府焚土攝影，在雙十節焚土非常有意義—比燒炮竹更有意義，因爲在喜慶的時節，能够不忘已往之侮辱和前途的隱憂，這樣的國慶紀念，才是痛快的大典，否則循例點綴昇平，熱鬧的氣象隨着炮竹的烟而消散，那就未免辜負民國生日的大日子了。

第十三頁所刊，歐美航空的猛進，已爲世界所注意。最大的飛艇和飛機，都出自德國，可見一個國家雖然失敗到幾乎滅亡的田地，只要人民有振作，不難再躍起而恢復以前的光榮。看了美國新建築飛艇格納庫，（即安藏飛艇之場所，參看本期十三頁）不覺聯想到日本一段逸聞，據說：當歐戰告終協約國分取戰利品的時候，日本爭得不少，其中有一件就是飛艇格納庫，主張要那格納庫的是出席代表中一個少尉。格納庫搬回日本之後，一般輿論反對，說爲什麼要那沒有用處的東西，那少尉被攻擊終于免了職。事隔十年，去歲德國徐伯林飛艇環繞世界，因見日本有格納庫，決到那裏停留，日本引爲莫大榮幸，而且在航空界的地位藉此可與歐美並駕。至於從前免職那少尉，人們早己把他忘掉了。前幾個月，當局有人探聽，知道他在某處開一家跳舞場，於是找着他，厚禮請他再出任事，可是他意態消極，打算消聲匿跡於舞場，不願再入軍政界了。這段逸聞，使我們發生兩種慨歎：一則眼光遠大的先知先覺何其難得！二則多少人才都因「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鴉片之役戰後割讓之香港

本期兩篇小說，望閱者細心去讀讀。徐世衡君的「周圍的一羣」，所描寫的是十分可能的事體；現代的男子—自然有例外，但就大體而言—對於戀愛每患過於過度的饑渴；因此製造出許多異乎常態的女性，青年界從此多事。世衡君小說結構和文筆味道深厚，編者讀過多篇，並曾請他選輯近作編入「良友讀者叢書」。歐慶與君的「天才與麵包」所寫的又另一問題，那問題就是「我們到底爲做事而吃飯呢？抑或爲吃飯而做事呢？」這很值得我們每人自已省察一下。

末了有幾件事請投稿者特別注意：一，[illegible]請投，免失其價值；二，每幅照片務請注明題目[illegible]姓名地址，免致編排時混亂；三，倘非特別希[illegible]，不能再得的照片，用否最好不要我們退還，以便儲藏隨時選用。

——梁得所

中央軍事學校前面總理銅像開幕禮攝影

The unveiling ceremony taking place in front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Academy

胡漢民院長演說

# 總理銅像開幕典禮

首都攝影社攝

# THE UNVEILING OF DR. SUN YAT-SEN STATUE IN NANKING

開幕典禮中蔣主席立於像前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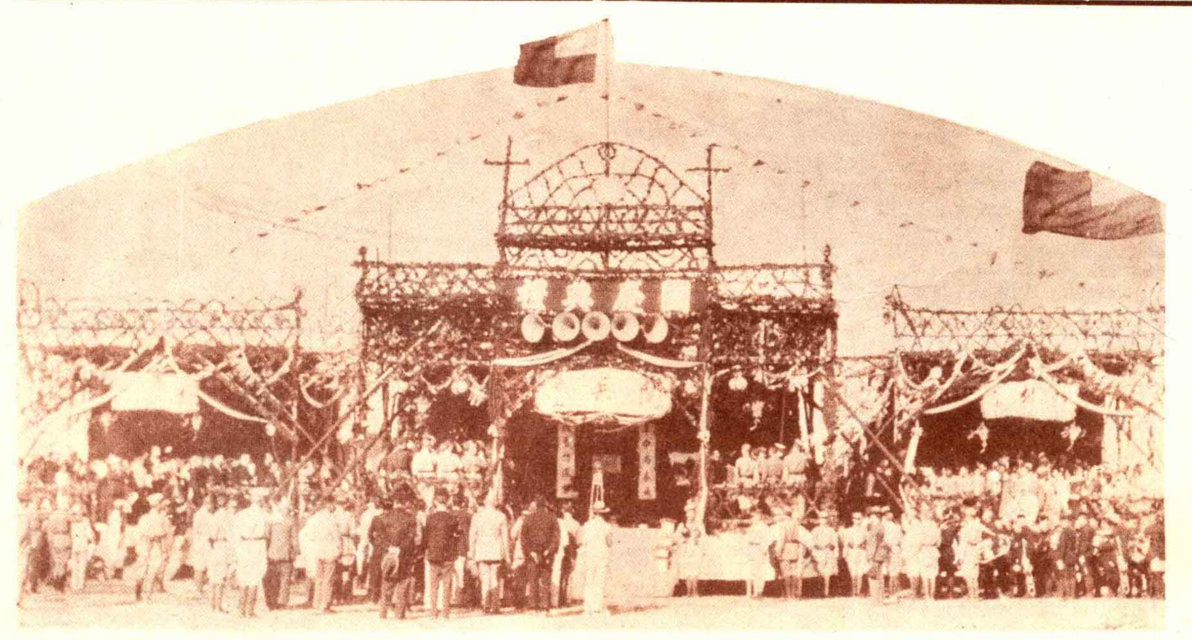
Pres. Chiang Kai-shek making a speech in front of the statue

總理銅像半側面之姿態

Hu Han-ming, Pr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peaking before the rad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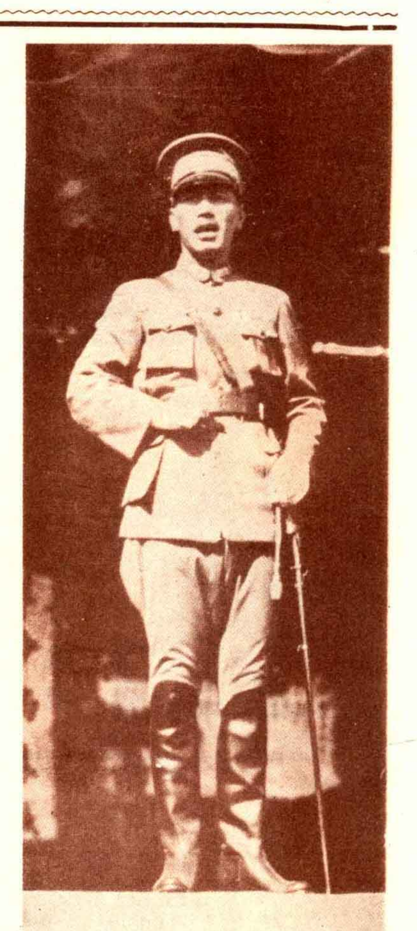
總理銅像之正面及像前黨國要人留影（立於蔣主席之左為銅像之建贈者日人梅屋氏）

Important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and M. Umeya (next to Pres. Chiang) the donator of the statue



首都國慶日紀念會開會（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禮時攝影）（王小亭攝）

At Nanking, participators in the anniversary events solemnly saluting the flag and to Dr. Sun's portrait



蔣介石主席在閱兵台上演說

# 國慶紀念

首都及國內外各地盛況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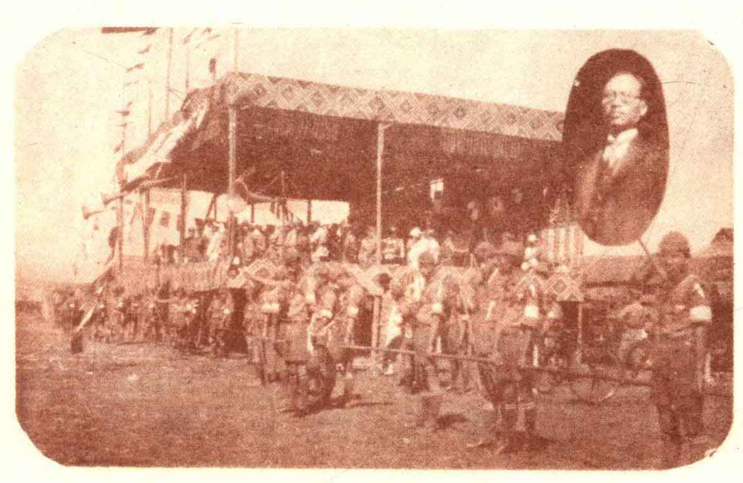
## CHINESE NATIONAL HOLIDAY

The Double-Ten Anniversary as celebrated thruout the country and abroad



參與慶祝會之外賓

Above Pres. Chiang addressing Right, foreign attendants at the celebration



廣州國慶紀念大會主席台
右角為省主席陳銘樞（伍千里攝）

Celebration at Can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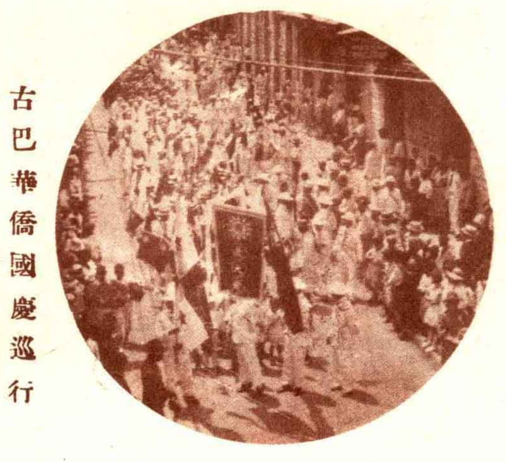
美洲紐約華僑頭市巡遊隊之擠擁（天然影相館攝）

Enthusiastic paraders in New Y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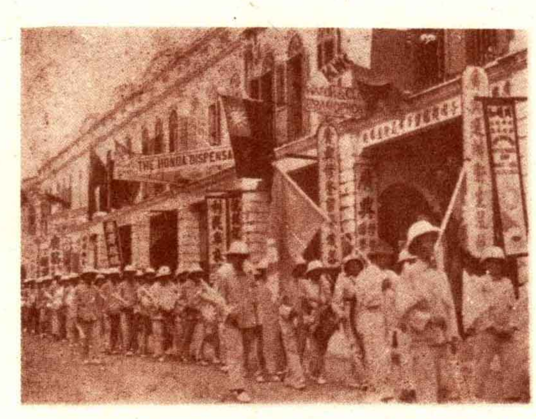
南洋芙蓉華僑雙十慶會（鄧光夏攝）

At Seren.ban



古巴華僑國慶巡行

At Cuba



南洋庇勝阜華僑國慶巡行（鄧光夏攝）

At Pila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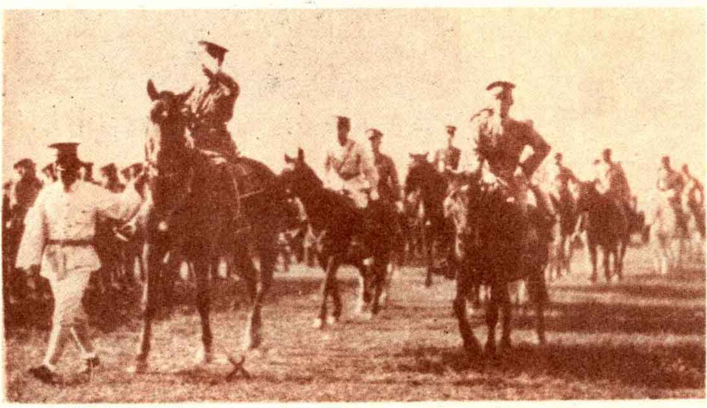
紀念會中之蔣夫人宋美齡女士

Mem. Chiang Kai-shek smilingly passes the troop



會場中之國府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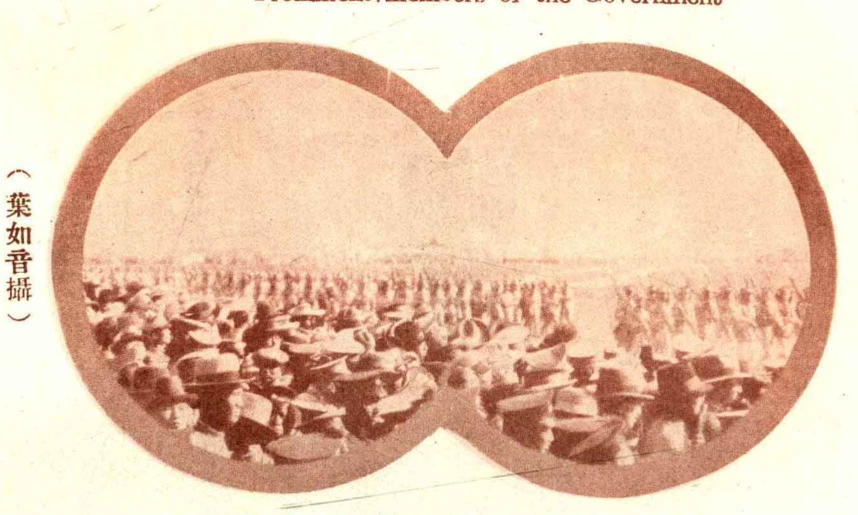
Promment: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閱兵典禮中舉手巡禮之蔣介石氏（下有×者）

（葉如音攝）

Pres. Chiang Kai-shek saluting as he reviews the troop



紀念日首都閱兵典禮之遠觀

The troops and the crowds at the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日本神戶華僑慶祝雙十節（鄒希文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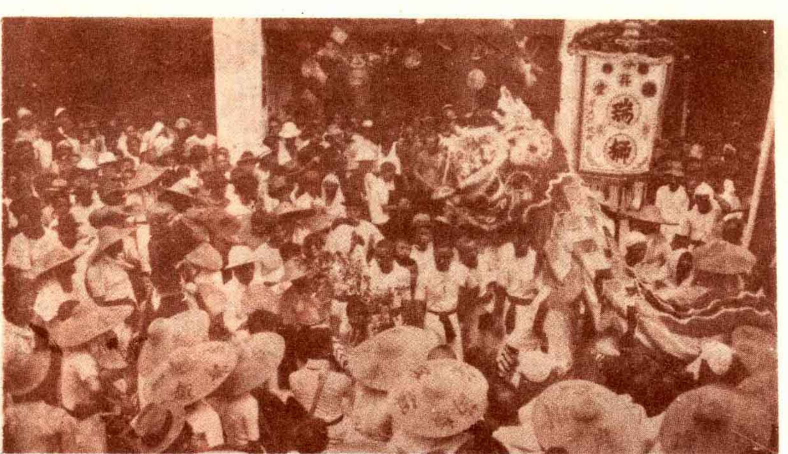
At Kobe




天津國慶紀念大會

右角為主席傅作義演說時之神氣（鼎章攝）

At Tientsin



吡叻華僑國慶日舞獅之熱鬧

Oversea Chinese danceto the lion sh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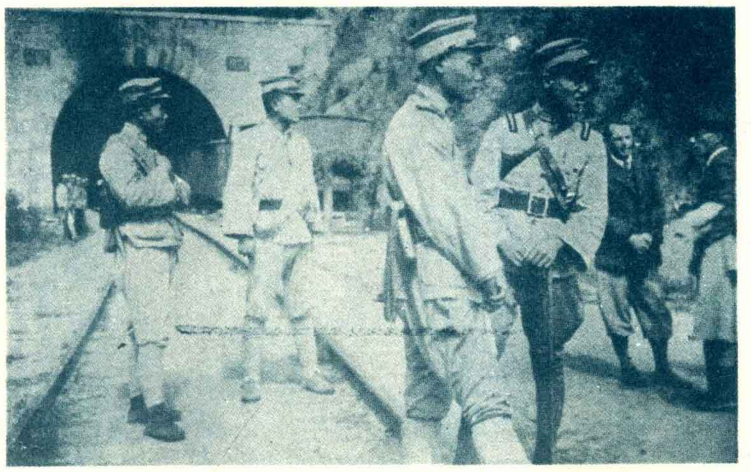

南洋檳榔嶼國慶紀念街上

陳設之壯觀（林春湖攝）

Street scenes in Ma'ay Islan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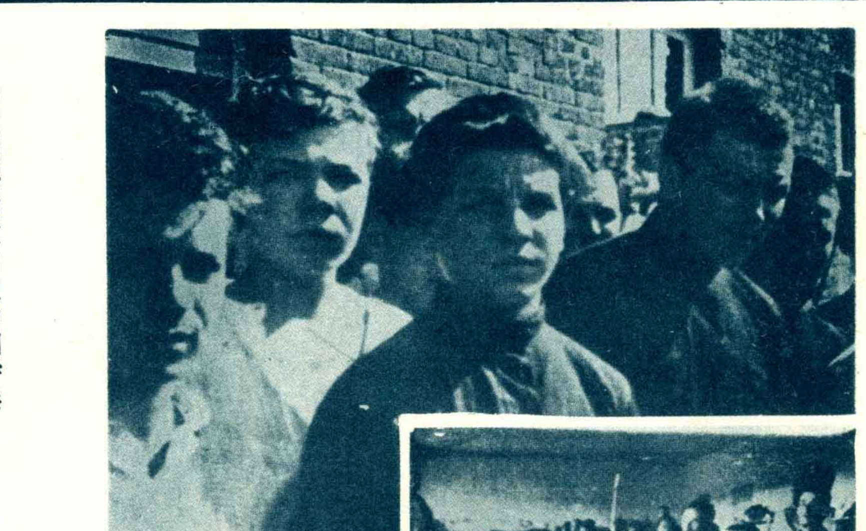
# 中俄事件近訊

（雪薇寄）



中東鐵路隧道口之中國守兵

Chinese guards standing in front of one of the tunnels on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上二圖）被禁錮之俄僑共產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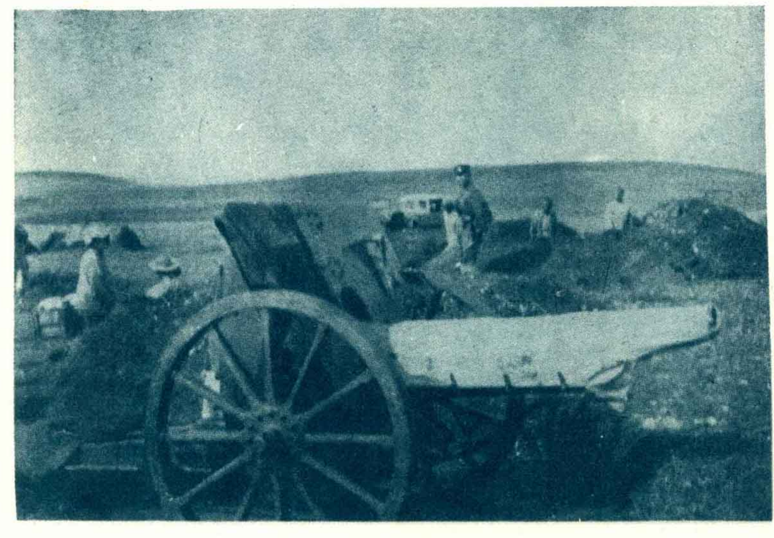
防俄軍前方總指揮丁超

Right, General Ting Chao,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troops on the frontier 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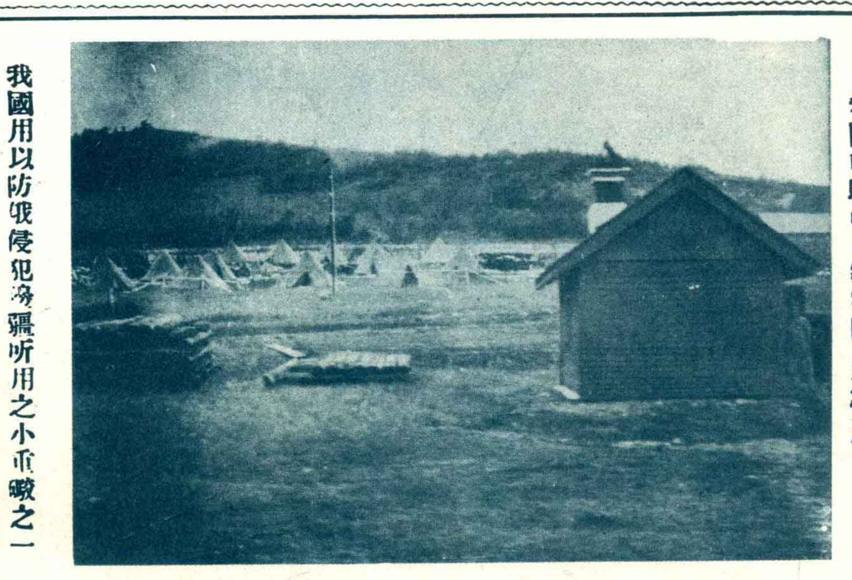
被禁俄人之妻孥均由當局優待供給生活費，圖爲集候領取飯食之情形

Upper two photos showing the Russian communists who are being detai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below showing the wives and children of the detained Russian families waiting in line for bread distribu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我國用以防俄侵犯邊疆所用之小重礮之一

Heavy artillery used by the Chinese troops



我國屯駐中東鐵路附近之軍營

A large Chinese military encampment adjocent to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 邊防軍事
# NORTHERN DEFENCE

（雪儆寄）



綏芬附近戰壕之守兵離邊境僅三里

Above, A Chinese soldier entrenches in the frontier ine



礮兵軍官用新式望遠鏡察視前線

Officers focussing the surrounding countryside with a military telescope

吉林防軍在離敵軍半英哩戰壕內描準射擊

Right, A Kirin trooper drawing a "head" on a Russian sentry about half a mile distant

暴俄自中東事件發生後，不在正式手續上求解決之方法，任意還蠻，興兵犯我邊陲，甘爲戎首，我國始終持自守不攻之態度，逆料外强中乾之暴俄，行見其技窮有日也。惟當此外侮正多之際，反顧我國人士，不思戮力同心，共禦外侮，乃日惟戈操同室，各爲自身利害之營識，殊堪浩嘆！

# 高英販土案

## KAO YING'S Opium Smuggling Case



被嫌疑而宣告無罪之孫垣（領事館主事）

While Mr. & Mrs. Kao Ying were found guilty at the Nanking district court, Sun Woon, above, former chancellor at the San Francisco Chinese Consulate, was suspected with the case but acqitted by the same court



（左）販土案主犯高英及其夫人廖氏與美國防毒委員威廉氏運土發覺後當地交涉會面時情形（注意高夫人態度之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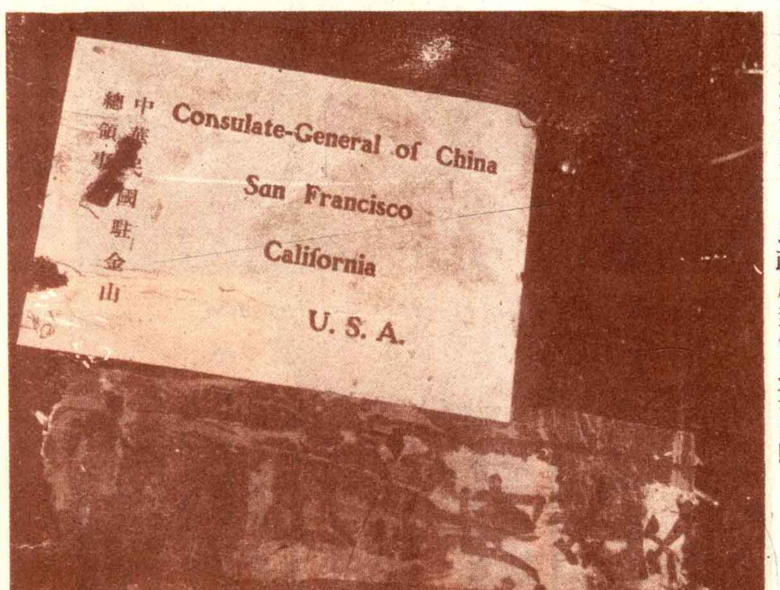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 Vice-Consul at San Francisco, Kao Ying and his wife with Commissioner Williams as they talk over the case




衣箱內滿藏鴉片烟膏合計二千二百九十八罐（圖中人爲三藩市海關保物員刀蘭氏）

Customer officer Mr. Doland showing the contents found in one of Mrs. Kao Ying's trunks

駐美洲三藩市中國副領事高英與其妻廖氏販土案發覺後，由外交部解回南京候審，現判決高英運土瀆職，合科徒刑七年並罰金六千六百六十六元，高廖氏徒刑四年，並罰金五千元，孫垣無罪，鴉片沒收燬焚。




（左）私運毒物之衣箱外面冒貼國民政府封條以期免驗

-The official seal mark on the trunk indicates the exemption of examination at the customs




中華國民拒毒會在上海總商會舉行拒毒展覽

## CHINA'S ANTI-OPIUM

上圖門前諸人為拒毒會辦事職員員。周圍各圖為拒毒宣傳之佈告

Posters designed by the Anti-Opium Asso. in a drive to suppress opium in this Country; at right and below, huge quantities of opium were burned in the public by the authority in Tientsin (below right)

### 節錄國民政府禁烟令

查裕民之計，足食為先，自去年各省告災，西北尤重，政府迭頒賑款，而猶飢饉相望者，由於糧產之不足也。吾國防災設備，素未講求，天災流行，遂不能以人民而與之抗，然此次蓋於種烟之害，影響民食，而為致災之原因，溯夫雅片戰爭，開不平等條約之始，使我痛心疾首，含垢忍辱者，九十年矣，各省軍官長官，應如何激發天良，剷除毒卉，…裕民生而雪國恥…



毒品焚燒後之灰燼

本年雙十節河北省將毒品當衆焚燒，左圖為各包鴉片紅白丸等，計值五十萬元。

（張建文攝）

毒品焚燒時在場監視之河北省要人



中坐者為高等法院院長鄒修文



全國測量會議開幕全體留影　（首都攝影社攝）

圖中○為朱培德　X為測量局長黃慕松

Meeting of the Chinese surveyors in Nan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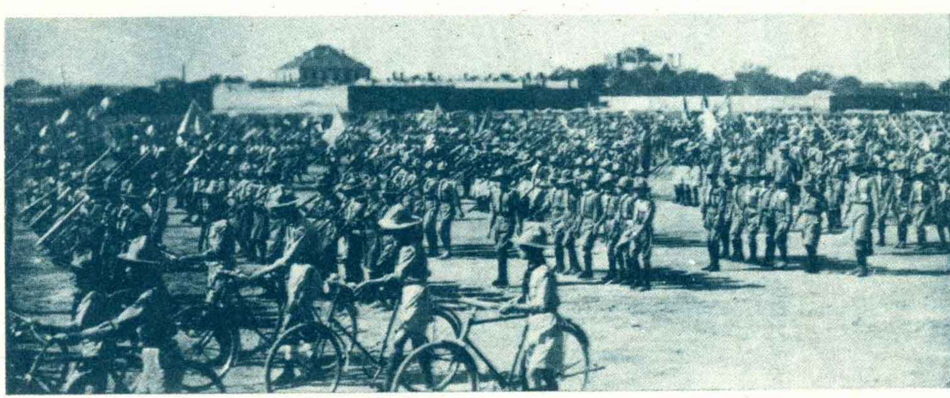
## 國內時事拾零

## CAMERA TOPICS



測量局長黃慕松（首都攝影社攝）

Mr. M. S. Wang, head of the Surveyors Bure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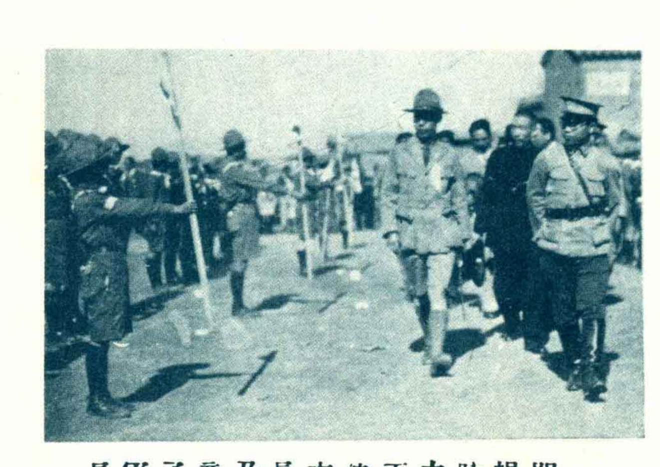


天津全市童子軍在雙十節大會操之盛況　（鼎章攝）

Left, Mrs. C. S. Chu and her children. Mr. Chu was prominent revolionary leader. A monument was dedicat d to him at Canton (below)

（左中）朱執信烈士之夫人及其兒女

（左下）廣州執信學校全體員生恭謁朱墓之留影　（伍千里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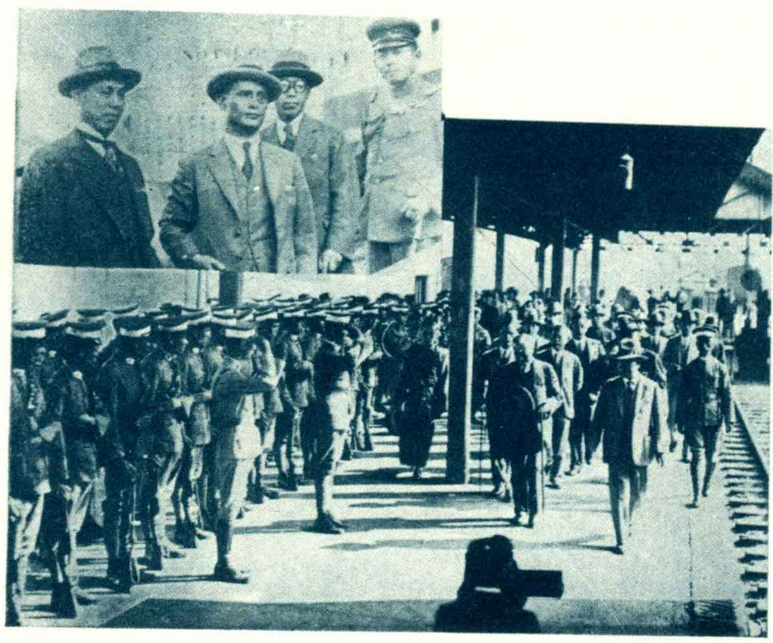


閱操時之天津市長及童子軍長

The mayor of Tientsin and scout master in their inspection of Scout Rally on the Double-Ten Anniversary



日本駐華新公使佐分利由上海赴京遞國書　（長澤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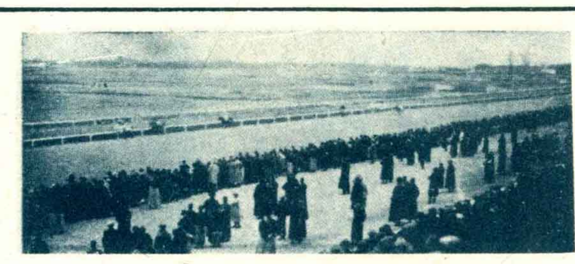


（左上角）左端爲佐分利立最後戴眼鏡者爲上海日本領事望光氏

The New Japanese Minister to China en route to Nan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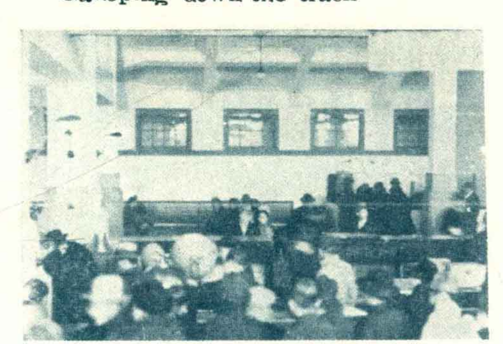


上海秋季大賽馬壯觀
Fall Meet of the Shanghai Racing Club



羣馬飛跑觀衆人山人海
Galloping down the track

春秋兩季賽馬，盛行於各國大城市，上海連賽四日，各銀行多休業參觀，今年場內仍有馬票賭博，惟不設搖彩。



馬票發賣處
.Buying champion stak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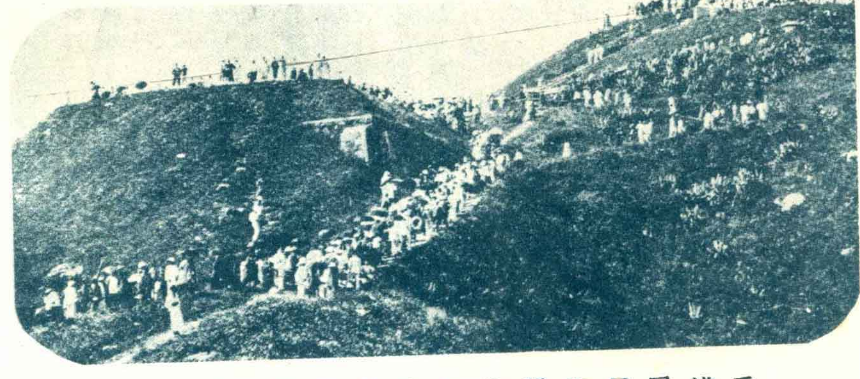



重陽登高係舊風俗，近年許多學校將此日改爲思親日，蓋根據『每逢佳節倍思親』詩句而定，趁秋高氣爽之時令，仍作登高之舉。如此改良風俗，可謂極有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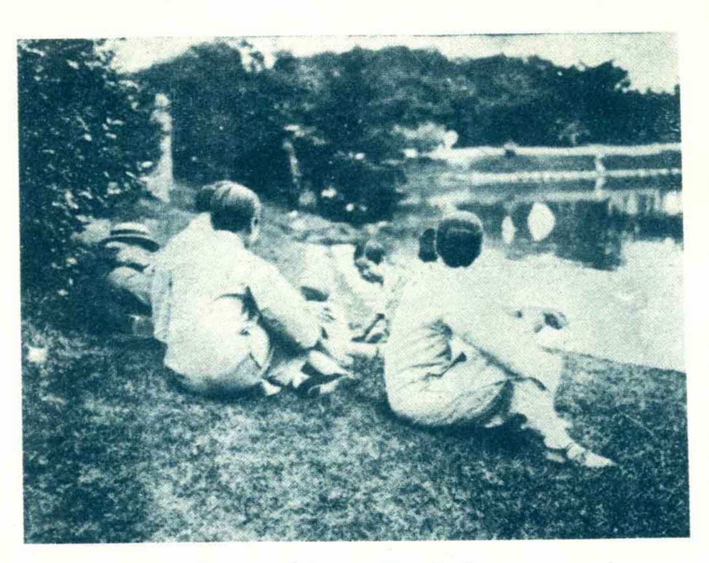


（左）重陽節香港扯旗山脚及山顛之登高者（黃英攝）

In old calendar, 9th of Sept. is the day to climb hills; now many have considered the day as a Parents Day



香港居民重陽節登高之熱鬧（黃英攝）
Residents in Hongkong climbing hills on 9th of Sept.



家人同到郊外欣賞自然界風景
Family life outside the home



公園散步天朗氣清使人心神暢快
A stroll in the garden

# 團圓的一群

徐世衡

那一間客堂左側的屋子，是梅芬家裏的聚餐室兼會客室，也是梅芬日常的休息室，屋子原本不十分寬廠，光線却是很充足的，在那裏憑窗的一邊，有一張黃漆很光亮的方桌，方桌底下是幾張面上有燙花的圓凳，緊靠後壁設着兩張白布衣披的單人椅，中間是低矮的茶几，左右兩邊不很整齊的有幾張籐製的圈椅，從室中的陳設看來，雖不精緻富麗，却也有幾分雅潔的氣味。

那正是一個下午，梅芬的嫂嫂是出門去了，何媽在後面灶間滌洗衣服，在從前，這個簡單的家庭裏原只有她和哥哥嫂嫂三個人，再加上一個何媽。如今哥哥是兩月前出門去就事了，本來要把家庭搬往那邊去。但她的嫂嫂因爲已經懷了身孕，而且在本城又担任了一個小學的教課，所以竟沒有遷去。此刻她靜悄悄地一個人坐在那張靠後壁一扇門邊的單人椅上。手上在結絨繩的衣物，身體的姿勢，斜傾着右方。

門鈴的聲音響起來，何媽出來開了門。進來的是一位西裝的少年。知道是小姐的朋友，便引近那間屋子裏去。

「建方！你爲什麼三天不來了？」她坐着用一雙動人的眼睛向他一瞟，同時微微地一笑！

「學校裏的功課忙　今天我還請假一小時出來的。」

這樣問答之後，建方便向她對面的椅上坐下來，很親密的談話，忽然他問：

「梅！我想問你一句話？」

「什麼？」

「你能不能回答。」

「只要你能問，我爲什麼不能答。」

「好！人家說：……」他故意不說下去了！

「說什麼？」

「說你要和我……」他望着她笑。

「要和你怎樣？你總是這樣女人脾氣！有許多女人喜歡男人有女人脾氣，我却完全相反，有什麼遮遮掩掩的，要不說率性不說，要說應該暢暢快快直直爽爽的說，而況即使祕密事件，如今屋內又沒有一個別人，你儘管說出來好了！」她嬉笑中帶些教訓意味的侃侃而談。

這樣一來，他反而說不出來，臉孔上有些不好意思的表情。

「你說，你說。你怎麼不說？」她笑起來了！

「我不說了！」他忸怩着。

「我曉得了！人家在說，我和你戀愛了，首創這話的一定是緘三，而曼君立氏他們附和着，是不是？」

「我聽他們這樣說。」他不提防她會直截痛快的說出來。

「對啦！我原知道如此。你對於這個有什麼意見？」她的漆黑而靈活的眼珠投射過來，似乎從這裏帶來給他一些暗示。

「我有什麼意見呢？我如一匹配了銜勒的馬一樣，只聽你的指揮就是了。」

「你以爲我想不想指揮呢？」她手上的工作停下來，等候他的回音。

「那我猜想不出來。請你自己說。」

「我以爲這是可能的！」她把聲浪特別放低，同時望着窗外，似乎觀測何媽是否會進來。

這一句話給予建方的快樂，眞的如憑空由赤貧而成爲富翁一樣！他日來所早思夜維，坐盼立待的戀愛，如今是可以得到了！這比大旱的雲霓更有價值，比凱施回來的元帥更有榮譽。眞的，梅芬雖然僅僅是一位高級中學的畢業生，雖然僅僅是一位中產家庭的小姐。但她的美貌已經傾動C城裏的全學生界，C城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至少也在兩萬以上，除了新從別地方初來的以外，大約沒有不知道她的，以她認識的男朋友而論，也在百人以上，即使往還得很親密的，據他所知道的，如今也有五六人。而這五六人中，正都和上了銜勒的馬一樣，在聽候指揮，不料她，她竟在這許多人中選擇了他，這個王冠親自加在他頭上，這正是千載難逢的幸運！

他靠在單人椅上，身體差不多快樂得要攤軟了！他望着她選擇不出一句最適當的答語。

「這個暫且不談。我想問你，一個人爲什麼要講戀愛？」她反而這樣問他。

「爲什麼？那我也不知道。」

她正待再問下去的時節，門鈴又響了起來。郤並不是什麼客人，只是郵差送來一疊信，何媽接了過來、送到她的屋子裏來，交給她放在茶几上。

她沉吟了一回，恍惚突然想到了一件可笑的事，自已笑了一笑。

那一疊信有兩三封是用非常漂亮的信封寫的，封面上的字跡恍惚告訴他這是類乎情書的，建方不免狐疑起來。

「這個可能是眞的麼？」他前言不對後語的率然問。

「你爲什麼要這樣問？」

他又覺得回答不出來，在平時他們雖然親密，雖然要好，但他曉得她的脾氣，是一種爽直的有決斷的，如果她不肯說出來的言語的即使無論如何請求她還是無效的，倘使逢到她願意的時節，那末不待你的請求可以滔滔不絕的說出來，他知道這個詢問是歸諸失敗了！他所以也不根究下去，而說到別方面去了。

時間到了傍晚，梅芬的嫂嫂還沒有回家，當建方站起來告辭的時節，他站近她的近邊，低低地說：

「應許我刻司一下麼？」

「不行，我們握一握手！」她說着把手伸出來。當他的手心按住她的手心時　望見她的嫵媚的眼光，一陣麻醉。恍惚身體要傾倒下來。然而她却是若無其事的光景，沒有熱情攤現到面上來。

「我什麼時候再來看你？」他最後問。

「我想，我的嫂嫂雖然也是一個新人物，但是她却不十分喜歡男朋友。我不願意你取她的憎厭，常常到這來。」

「那麼請你到外面來，怎麼樣？L公園上午遊人很少，我看還是到那邊談一談吧！」

「也好，其實不必上午，就是下午人也不多的，明天我還得到同學家裏去，就是後天好了！」她想了一想說。

「下午幾點鐘？」

「四點半好了。」

「指定在什麼地方？」

「我想，還是左面土阜上的茅亭裏，但你一定要準時等在那邊，我一個人先到了不耐煩。」

「好！確定如此，你不要忘了。」

他說完這句話就走了，她只是坐着點一點頭。很鎭靜的拆閱茶几上面的來信。

最先從一個杏黃色的布紋信封裏拆出一小疊淡湖色的信箋來，那是一封求愛的信。

「梅芬，我敬仰的梅芬！

有一種勢力長時間壓迫着我，使我常常想給你

（續見十四頁）

# 歐美航空近況

# AVIATION in America and the Continent



半空風雲中之飛行者（英國新近攝影傑作之一）
Flight in a summer thunderstorms.
Photograph by Alfred G. Buckh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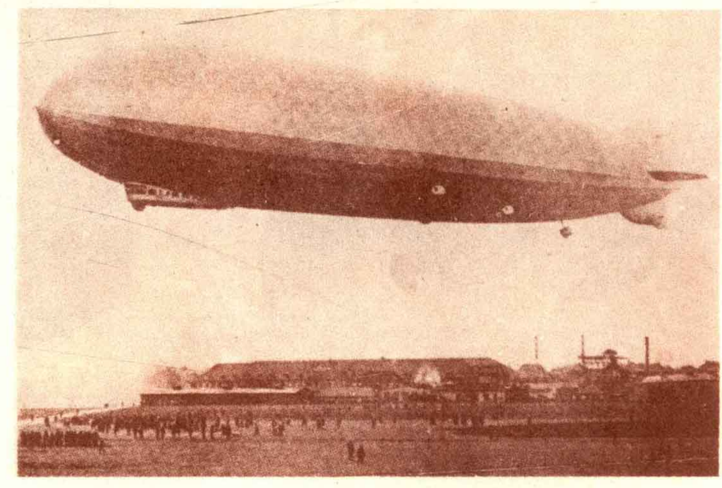
美國航空輸運公司一飛机墜落殞命者五人
The tragedy of the American airliner, the City of San Francisco, in its crashing against a mount side

徐伯林號環繞地球歸國（世界最大飛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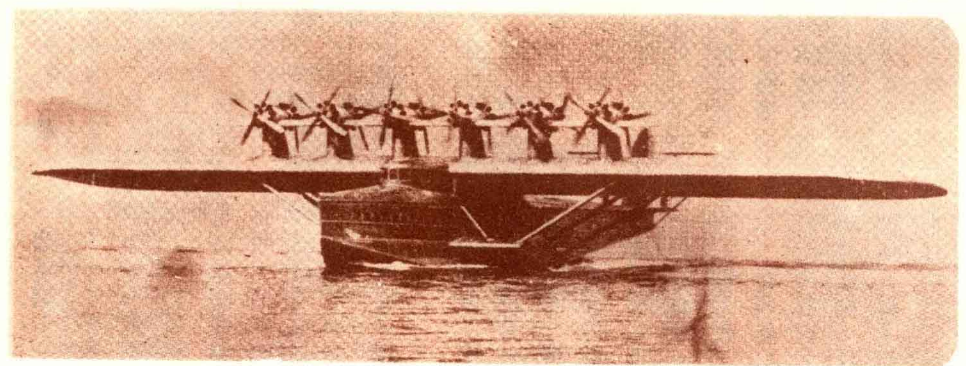



徐伯林回到德國着陸時二萬餘人到場歡迎之情形
The Graf Zeppelin arriving in Friedichshafen after successfully circling the globe. Insert, the obverse of a German gold Coin with heads of Count Zeppelin (left) and Dr. Ecke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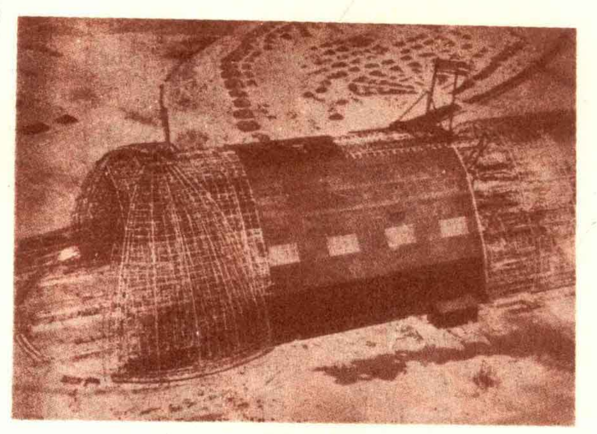
（左）德國新鑄金幣，紀念航空大成功，幣上前者為此次航行總司令伊博士，後者為飛艇發明者徐伯林氏。



二十日環繞地球之徐伯林飛行艇行程告終攝影
After twenty days around the world: The Graf Zeppelin



德國新近造成世界第一大飛機初次試飛攝影
裝置機葉十二副計六千匹馬力內載乘客一百人臥房餐室與輪船相似
The new achievement in aviation: the German "Do. X" to carry 100 passengers, showing her 6 engine-turrets



世界最大之飛艇格納庫（築於美國）
建築費美金二百四十萬元能容大飛艇兩隻
A home to accommodate two navy ships: a $2,500,000 hangar at Akron, Ohio

# 耶路撒冷之暴亂

## Riots in Palestine



耶路撒冷之城門五十年來未關過此次因亂事而封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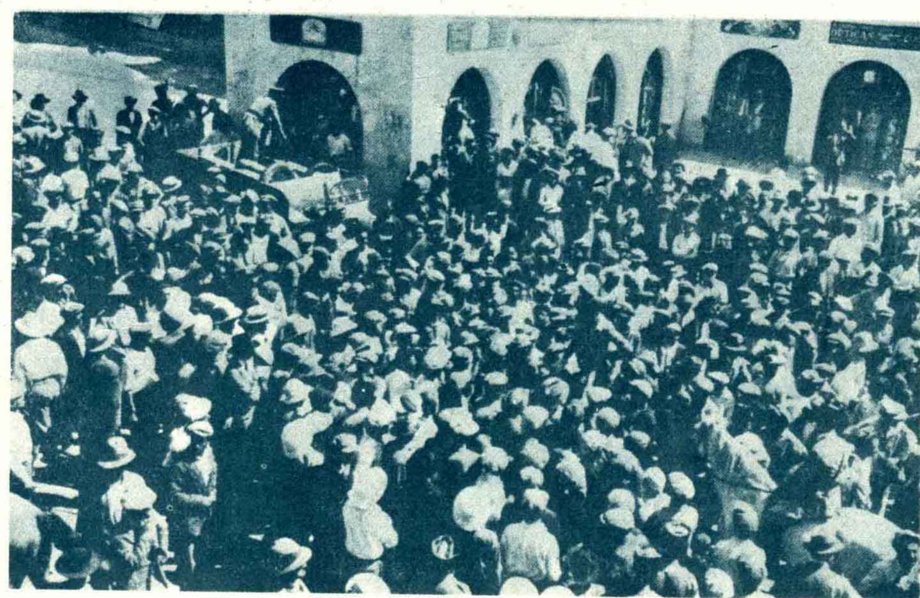
Above, the Damascus gate at Jerusalem
Below, British troops despatched to suppress the warfare



英國軍隊馳赴彈壓

亂事稍定後猶太人集合追悼死難者

古猶國之京都耶路撒冷城中，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因宗教意見發生衝突，釀成劇鬥，死傷數百人，猶太被殺居多，房屋毀坏不少。經英兵彈壓之後。亂事平息。



The crowd outside the general post office, Jerusalem, at the funeral of Abraham Mizvalie



Street in Jerusalem are deserted, and insert, one of the Arabs calling to arms

亂事發生時耶路撒冷街上猶太人逃走及阿刺伯人持刀喊殺之寫眞

牆上之紅十字，耶路撒冷外僑劃此符號於屋外免遭誤殺

A red cross sign as protection for Christian foreigners during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

## 周[?]的一拳 （續見第十二頁）

寫信，這個原因無待說明，你一定應該知道了！

我雖然是二十三的歲少年。不久就要跑出這C城大學而到社會上服務去了！老實告訴你，所謂戀愛這件東西，自始至沒有注意研究過。許多女同學，許多識面的女人，沒有能引起我的注意的吸引力！但是你，半年之前我所認識的你，却給與我一種壓迫的勢力！這個勢力壓迫到我的心頭，想排除與抵抗完全是無效的，仔細一咀嚼，這便是所謂「戀愛的滋味」了！

我們雖然不是沒有見面的機會，但是到了見面的時節，反而有許多話不能用言語表示出來，所以許多懂得情愛的人，即使常常見面，還是要常常通信的。因爲見面與通信，是一種不同的表白，有一種各異的趣味；你以爲對不對？所以我一方面想每天和你通信。一方面想每天和你見面。

兩個禮拜以前，我們六七個人在江邊散步，我已經流着淚作過懇切的要求，在我是此生永恒不忘的一幕。你隔離了衆人輕輕地和我說允許你一個考慮的時間。所以此後雖然時時見面，我總不敢向你提及，恐怕妨害你從容的思維，到了今日，我眞的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我要求宣佈這考慮的結果，也是決定我生與死的運命！

不多談了！請你先復我懇切的長信，並約定一個見面的時間，我如大旱之望雲霓的鵠候着！

當我寫這封信，我的靈魂在顫抖了。

你最忠誠的周緘三

還有，那天你對我說，關於戲弄建方的事，我已經和立民曼君放過空氣，不曉得他來對你作過什麼表示沒有？這個愚蠢的東西，其實也太可憐了！」

梅芬看完了這封信，似乎這封信也不曾給與她特別的激動，她只是低低地說。

「這班愚蠢的東西，其實也太可笑了！」

她沉吟了一回，恍惚突然想到了一件可笑的事。自已笑了一笑，便帶了一疊未拆的信，走進後面的房間裏去，那裏便是她的臥室了。

C城的L公園，本來也是一個名勝的地方。地位在城沿的山麓。園中的樹木，不但綠陰青密，而且大可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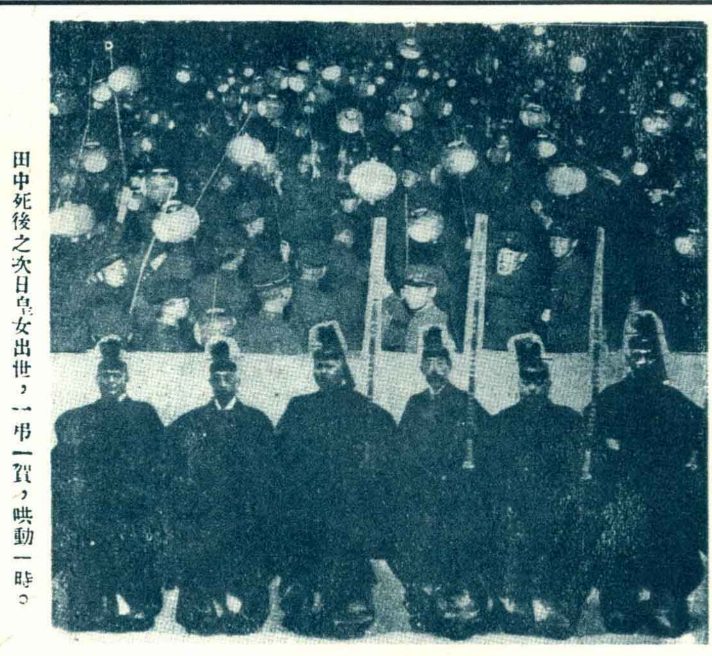



## 前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逝世

田中逝世之長政友會黨人到其住宅吊問之情形。右角為田中遺像。左角為濟案後城牆所貼標語之一

The death of the former Japanese Premier Tanaka

田中少勇壯，家本寒微，十四歲時曾代父從軍，悍猛逾常人，十五歲作工役，無日工金二分銀，刻苦繆營，輟轉入某教練廟及士官學校，最後乃畢業於陸軍大學，日俄之役屢建奇勳，晉授陸軍大將。昭和一年乃任內閣總理兼外務大臣，因施行武力對華政策失敗，迭遭國內外輿論所排擊，閣倒後任政友會總裁，又不滿於國人，中心鬱結，乃發狹心症暴死，年六十七歲。民國以來日本對華之手段，多出自田中之計謀。陰險之結果，正應現任濱口首相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然蓋棺定論，田中亦近代之人傑也。



田中死後之次日皇女出世，一弔一賀，哄動一時。

## 日本新皇女誕生學生及高級官員慶祝之情形

Celebration of the Japanese people in honor of the new heiress born to the Emperor




美國奧省花車巡遊比賽中獲首獎之華僑花車

右角肖像為該花車之裝製者伍啓麟君伍在英美兩國專習美術

Chinese float won the first prize in "All Nations Pageant" in Cleveland



## 萬國教育聯會之中國代表在日內瓦留影

由右至左一前清華大學校長殿範齡博士，二哈佛大學哲學博士陳榮捷君，三新英倫樂院畢業陳夫人李惠馨女士，四留歐學生何艾齡女士，五萬國教育聯會副會長郭秉文博士，六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博士，七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博士，八留英學生楊為植君，九中華電信社記者高奇峯君。

The Chinese delegates to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抱的也不少。草地上修得非常整齊，還有應時的各色各樣美麗芬芳的花，疎疎落落點綴了兩三座茅亭，雖然並不富麗，却也有一種幽雅的風味，只是離開繁華的市區太遠，許多愛熱鬧的遊客都不到此地來，而況C城娛樂的地方，遊藝場，影戲院，妓寮，賭窟，應有盡有，有閒情逸致老遠的跑到此地來的遊客，自然是少數了！

這裏正是青年男女幽會密約的好地方！

一個仲春清朗的天氣，午後的太陽，照臨到這花木扶疎的L公園，別有一種溫馨柔媚的風味。何況還有各色各樣玲瓏美麗的禽鳥，在那裏飛鳴歌舞！

公園的後方是土阜，好像一座天然的小山，在小山前後左右點綴了三座茅亭。位置在右角的一座，前方是一叢葱翠的松林，後面靠近一帶城牆，這裏倘使有幽密的聚會，可以預先望見從樹林外而進來的遊客。

當那遠處鐘樓的鐘聲，打過四下之後，一位西裝少年便匆匆跑進L公園，他不暇瀏覽一切當前的景物！也不暇注意一切往來的遊客，他俯着頭循路走向右角的一座茅亭裏來，然而這裏，却是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

他靠着欄杆坐下來，自己望望手上的錶，靜靜地噓了一口氣，從袋裏摸出火柴香烟，燃點起來呼吸着，烟霧從他的口裏噴發出來，他迷迷渺渺地望着這烟霧的升騰！從他的眼光裏，恍惚在表示希望，表示熱烈，表示勝利。

吸完了一根捲烟之後，雖然並不過了多少時間。但他的心裏恍惚立時焦急起來，最初在那裏來回的周旋，一回兒便跑往樹林裏的路口張望。

這樣一個人忙亂了一陣之後，還是得不到一些效果，他坐下來，鄭重的從大衣內面的袋裏摸出一張緋紅的小小的信箋來。很注意的展開來，低低地一字一句在念：

「緘三吾友，

你給我的懇切的信收閱了！我感動得很！

實在對不住，雖然那件事情經過長時間的考慮，還沒有整的個結果可以宣布出來，我誠懇的勸你，目前不妨暫時忍耐一下，世界上惟忍耐可以得最後勝利。這你也一定懂得的。

你不要怨我，說我的態度殊欠明瞭，這當話然是有你的理由，但你總曉得，這是如何重大關係的

（續見第廿四頁）

# 天才與麵包

歐慶與

這一天晨早深灰色的雲掩罩了全個T城。一時間繽紛紛地下了好一場大雪。在T城的開敞馬路上沒有幾個人走道。間中有三幾輛洋車在那裏點綴風景。這時候富家裏的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那一個不擁着被酣睡呢？假使他們起來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很高興驚奇地嚷着：「下得好雪。」他們很會領略自然界的美，知到時機不可錯過，便會去叫僕人暖好了酒，弄好了菜去圍爐賞雪。有些性情好動的便會披上皮袍，駕了汽車到公園裏照相。把園中佈滿白雪的樹枝樹幹去做背景。這樣子他們才覺得及時行樂的好處。但是從反面去觀察，我們也可以找到好些人，他們雖然在同一的環境內卻感覺得痛苦，受不了自然界冷酷的壓迫。不用說便知到是那些貧苦，飢寒、衣食住都不充足的人。他們所吃的東西都是冷冰冰的。所穿的都是襤縷不堪的。所住的都是黑暗破壞的。當那些富戶貴酒圍爐的時候，他們卻躲着在屋角裏，瑟縮蜷伏着在那裏呻吟。當人家到公園照相賞雪的時候，他們卻躑躅街邊，低頭戰慄乞一碗冷飯也得不到。在人生的長途中，人人的境遇都不同猶其是詩人杜甫所說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種懸殊的現象。

這一天的雪雖然令人感到有兩種矛盾的人心，但是我們還可以找得到一位奮鬥青年。他雖然沒有飲酒賞雪的樂趣卻也不去瑟縮戰慄狂叫哀號。他胸中懷着戰士的熱血，他想和命運交戰。他不特光想和命運交戰、他更想征服牠。這樣子才可以創做自己的新命運。

這就是駱煥章，是個有天才隱伏着的小說家。他一連做了七八篇小說送到書局裏去都給他們拒絕了。可是刺激雖然那麼大卻一點也不介到他灰心。他更加發奮日勉把舊稿把火燒了。他再用四個月工夫作成一篇長篇小說，命名叫做「薛海靈光」他覺這篇的確是嘔心的創作，心中很是滿意，料想再不會失敗的。

這時候的雪雖然下得很利害，他卻絕不介意地挾了稿子披上一件灰布破敗的棉袍，戴上一頂陳舊污黑的便帽，冒着雪花一路往大亞書局去。他在途中幻想着他的作品賣掉了，自己的名字一天一天光耀起來。但是當他快要走近書局的時候，他忽然止了步躊躇了一回兒。畢竟硬着頭皮踏進去。他揭了帽向一位店員問道：

「你們黃編輯到局了嗎？」

「沒有，那有這麼早就來的，十一二點鐘，就差不多了。」

煥章出了書局，心中茫茫然不知到那裏去好。後來忽然想起。這附近有一個公園，便向着公園去打算在那裏徘徊，等候時間的過去這時候公園早已被落下的雪舖成了一片琉璃世界。他依着路徑走到一個亭子裏頭坐着，把自己的稿子翻開看看。呆想了一回兒，口角微微露了一點笑容。他正在出神的時候，忽而聽見一陣腳步聲響。抬頭看時 只見一位華貴英偉的少年，頭上戴了一頂水獺皮帽，身上穿了一件花緞狐嵌皮袍 上面披上一件薄絨長斗蓬，很優遊地往東邊走。煥章認得是故人陶君實。煥章不想被他瞧見自己窮酸樣子，便連忙低了頭。君實眼快早看見了。

「那邊那位不是駱二爺嗎？」

煥章見他已經叫出自己，只得起立上前和他打招呼君寶先問。道：

「二爺近來好呀？」

「不用說了，我作了不少稿子都給書局拒絕了，這一本我用了四個月的工夫費了不少心血，打算今天送去，還不知到有沒有希望呢。」

君實接過稿子。略略看了道：

「文人落拓，千古皆同。講到天才還不知到埋沒了多少呢，就像我們銀行的經理羅敦厚，他不大曉得文學。他用錢收買別人的稿子。回頭改了標題，添上自己的名字拿去出版。現在居然成爲一個海內知名的文學家了。」

「怎麼那些作家也肯埋沒了自己的名字把寶貴的稿子賣給他呢？」

「你還不明白嗎？爲了麵包問題就不能不這樣辦。」君實微笑着說。

煥章聽了點點頭吐了一口氣。一會兒回問君實道：

「你在銀行幹事舒服嗎？」

「倒也過得去。你現在的稿子打算送到那裏去？」

「大……………大亞書局。」煥章囁嚅道：

「我祝你成功。我現在要到光華去了，改天見罷。」

煥章見君實出了去，自己仍然默默地坐着。這時公園裏異常清冷，除却他沒有第二個人在那裏。天上的雪還不住的往下落。有時候微微一陣風吹到，雪花便會撇到亭子裏來。煥章雖然感覺得冷落淒清，却鼓着血氣，跑出亭子，來往走着。好容易才捱到十一點多鐘，便再跑到大亞書局去。他進去問時，知到黃編輯還未到，只好坐在旁邊一張櫈子上等候。不一回外邊門口一陣車鈴響，一輛洋車到門前停了，走出一個四五十歲的人來。煥章來過幾次，認得這便是小說部編輯黃有才，便立起來向他點頭。有才大概心想着公事，沒有工夫把眼睛往旁邊看，昂昂然一直跑入辦公室去裏了。

煥章請人進去通報。等了許久才得進去。他把稿戰戰兢兢地雙手遞上去給有才。有才把稿子隨便翻了幾翻道：

「我們現在稿子多得很，印也印不過來。你這稿子老實說，還是不成。你倒是回去想想別的法子罷。」

煥章聽了這幾句話憤悶的說不出話來。他茫茫然出了書局，低着頭一路走回寓所去，他的生活究竟支持不下，過了幾天再不交房錢便要給二房東撵他出去的了。

（續見第三十六頁）

# 聞人介紹
# PERSONALITIES


國民政府監察院長趙戴文（雪薇寄）

Chao Tai-wen, the newly appointed Pres. of the Censorial Council


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氏（啓新過志毅攝）

Loo Ti-ping, Chairman of the Kiangsi Provincial Government.


前駐比公使王景岐先生及其夫人（葉如音攝）

Wang Ching-chi, former Minister to Belgians with his wife


最近由歐美視察教育事業回來之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先生（雪薇寄）

Herbert C. Liu, President of Shanghai College, recently returned from abroad


名攝影家過志毅君

Kwo Chi-yi, noted photographer in Hankow


黃卿雲君為復旦大學之畢業生最近赴美國留學

Huang Shing-yuen, Futan graduate now post study in America


交通大學體育主任黃文建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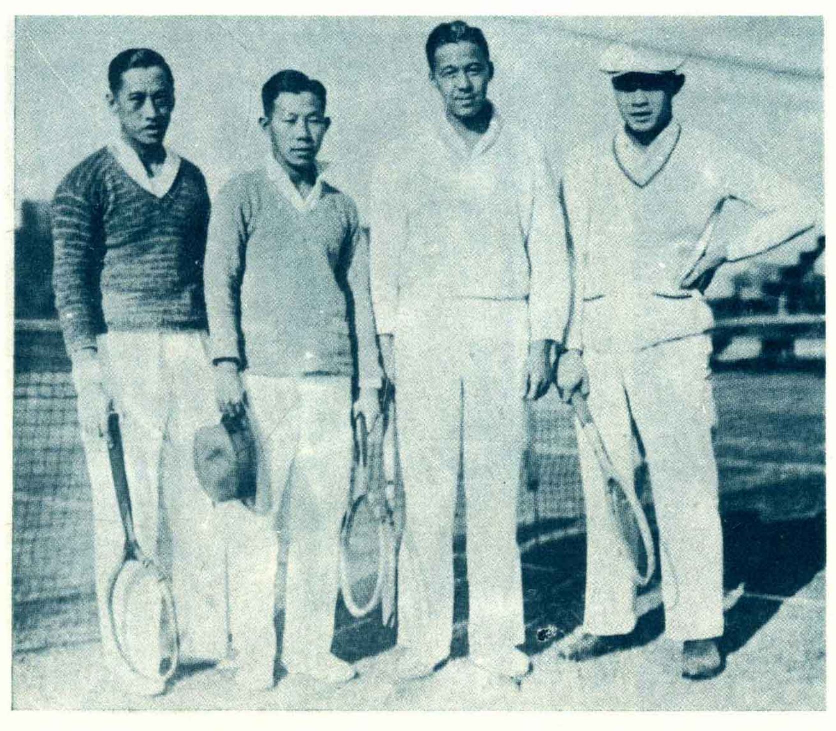
Huang Wen-chien, athletic coach at the Nanyang College


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輝氏（李德培寄）

Liu Wen-fei, Chairman of the Szechuen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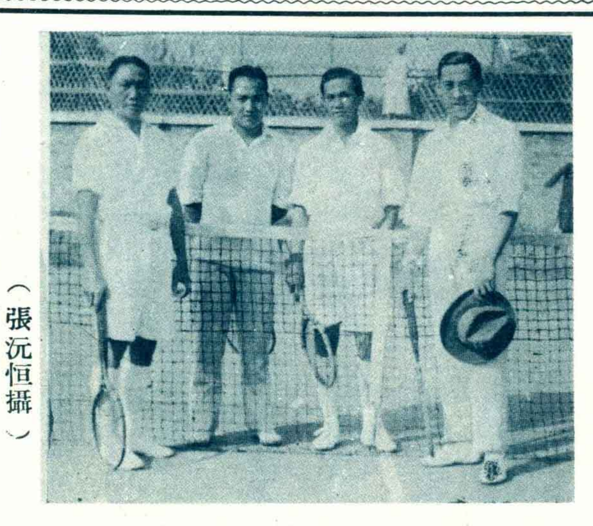

年逾半百尚若青春之伍禮芬氏
伍君善於養生之道現更從事研究藥物以濟世

Wu Li-fan, who works on the problem of preventive medicine



Four tennis stars in the C. N. A. A. F. net series left to right, Khoo Hori-hye, Lim Boon-soo, Gordon Lum, Paul Kong

（左）參加中華體育協會全國網球錦標比賽之網球名家。由右至左為江道章，林寶華，林望蘇，邱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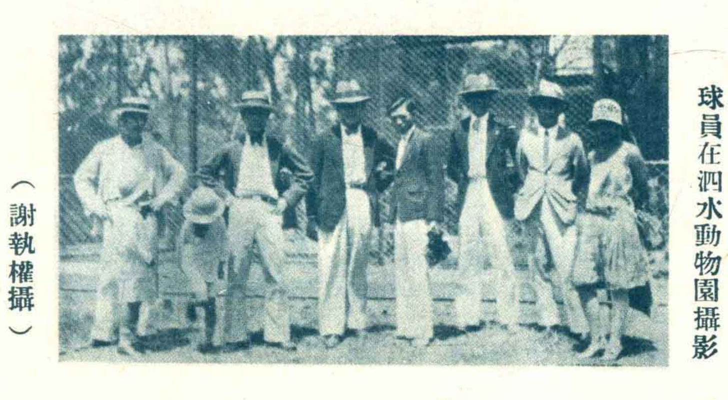
（張沅恒攝）

星洲網球隊立最右持帽者為邱飛海君

The visting tennis stars from Singap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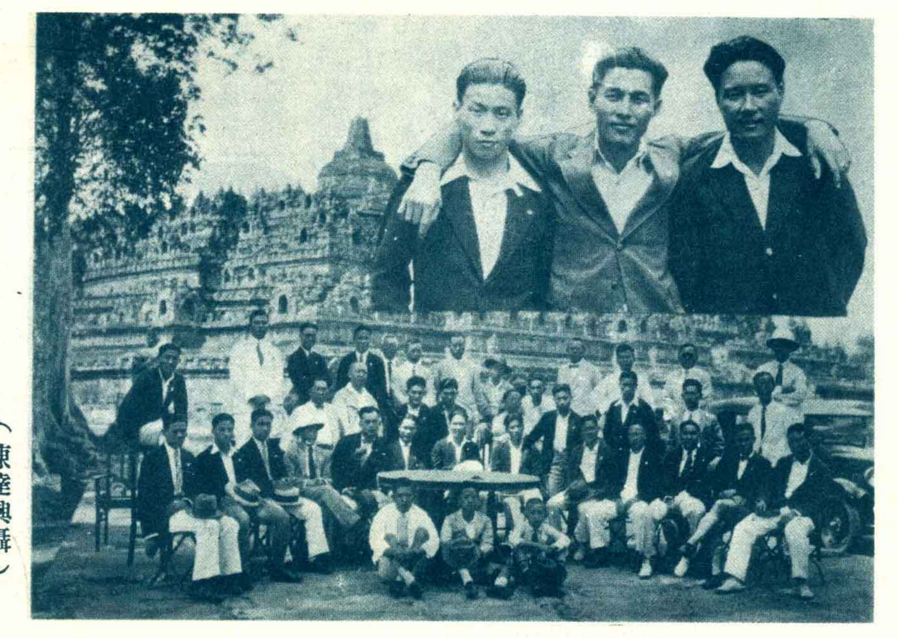
## 上二 網球大比賽之八人物
## TENNIS MATCHES IN SHANGHAI

## 下二 樂華足球隊在南洋
## LOH HWA PLAYERS IN MALAYA



（謝執權攝）

球員在泗水動物園攝影



（陳達興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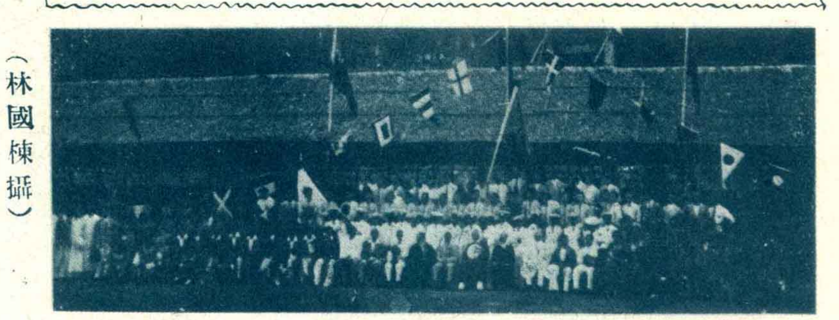
樂華足球隊在南洋時游爪哇馬吉隆古代建築物攝影

圖右角為球員弱思敏李惠堂周賢言三君

The Loh Hwa football players enjoyed themselves in the scenic beauties of the Malay Islan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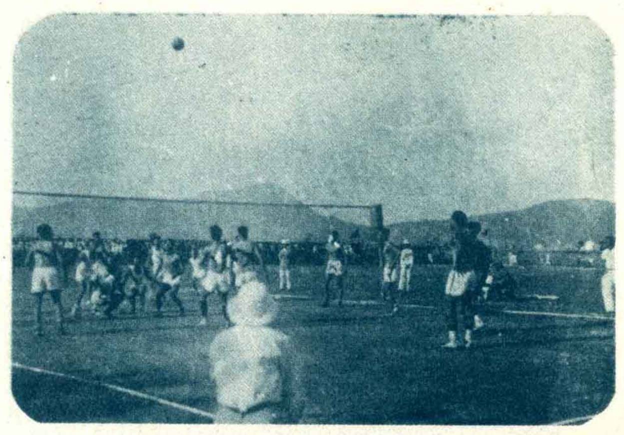
# ATHLETIC MEETS IN HONGKONG.　香港運動會

The Opening Scene　開會時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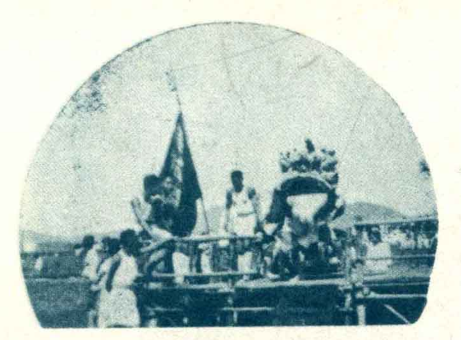


（林國棟攝）

香港中華體育會第一屆公開運動會中各職員及運動員留影
Staff and athletes of the C.W.A.A. first open me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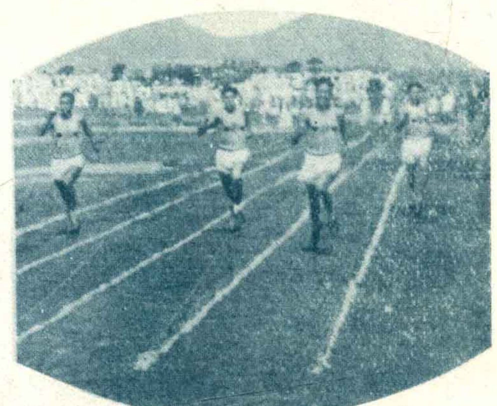
Volleyball Match　排球比賽



Lion dance by the Nan Woo Cl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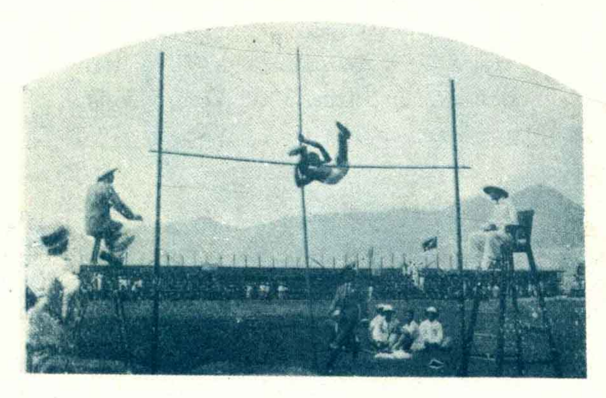
南武體育會舞獅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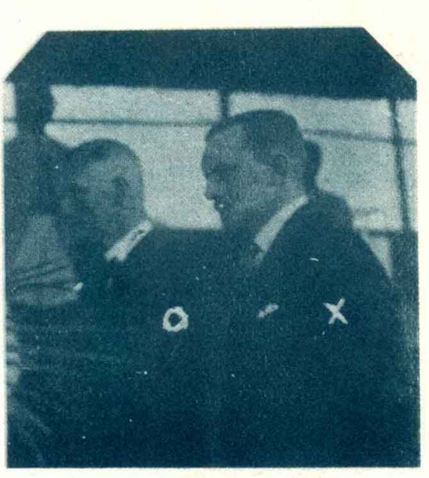
二百碼徒手競走決賽
Final of the 200 yar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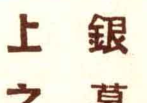
High jump　走跳高



Pole vault　持桿跳高



蒞場參觀之港督金文泰（○）及祕書長（×）
The governor of Hongkong and his secretary attend the meet






殷明珠主演『妹妹我愛你』之一幕



中國先進女明星殷明珠女士即名導演但杜宇之夫人（上海影片公司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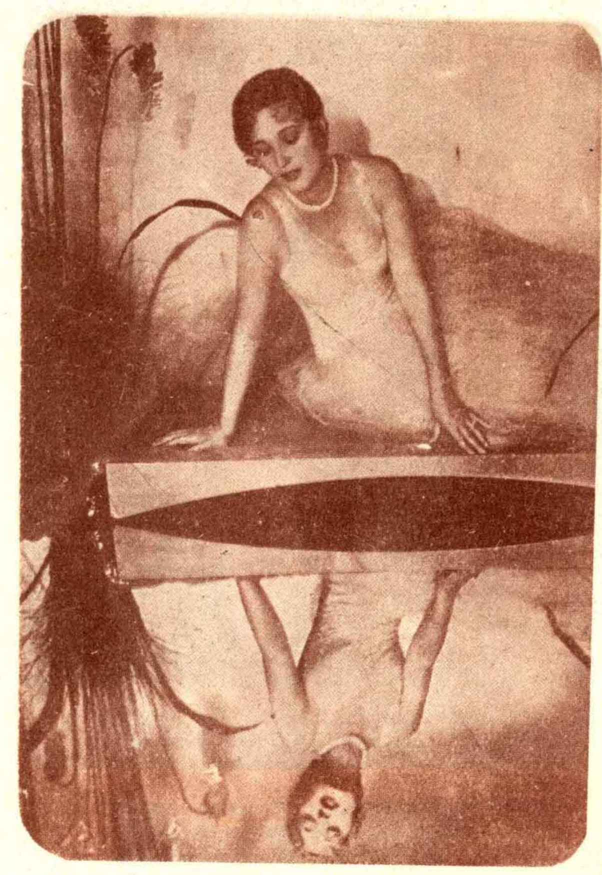
Above, Pearl Ing appearing in the Shanghai Photoplay film "The Flying House". Below, dance poses by the Chinese star, Anna May Wong who is appearing in German films

黃柳霜女士之舞姿



現在德國之黃柳霜女士

# 人體美（戲劇界）



顧影（何司特勞女士即約翰巴利摩之夫人）



（上）美人傾國記之一幕

Three beauties in "The Private Life of Helen of Tr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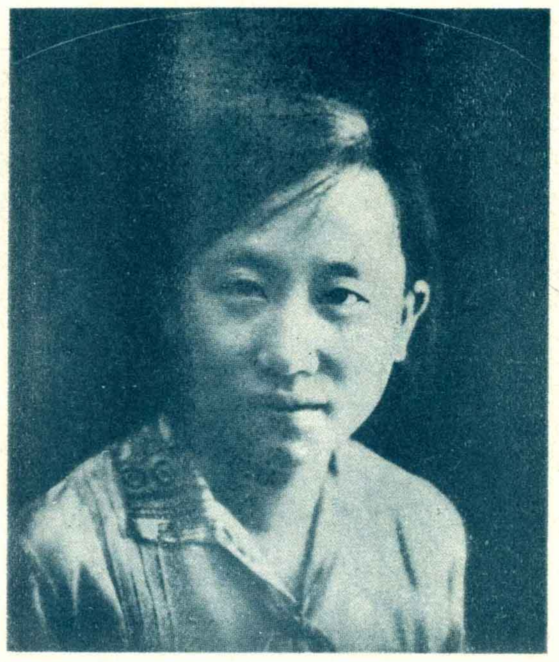
仰望（來儀女士之表情）

Billie Dove, right, and Dolores Costello, both stars in First National Vitaphone pictures

（左）著名明星琵麗杜芙


漢口劉文島市長夫人（漢口啓新照相館攝）

The wife of Mayor of Hankow, Mrs. Liu Wen-tao


何應欽夫人王文湘女士（漢口啓新照相館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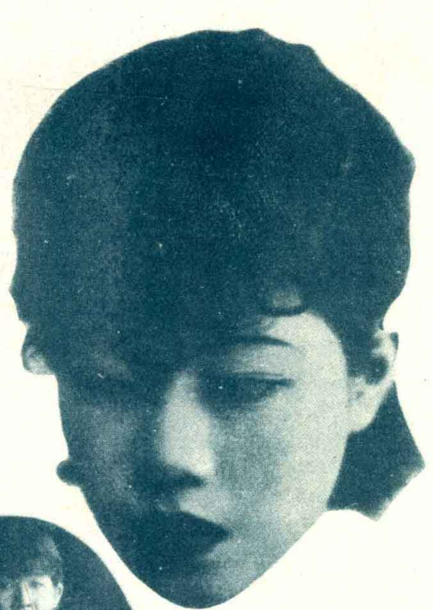
Miss W. S. Wang, wife of Gen. Ho Ying-ching of the National Army


何真珍女士香港聖保羅女校高材生（寶光攝）

Miss C.C. Ho, of the Hongkong St. Paul Girls School

# 婦女界
# WOMEN


倦讀（伍千里攝）


兩廣國術館館長萬籟聲夫人李麗蓮女士爲粵中著名音樂家

Miss Lilian Lee, noted Cantonese, songster


閨思（李德培攝）

Miss Yang Fan, a student in Sin Hwa Arts Academy


廣東省婦女協會整理委員鍾婉如女士（伍千里攝）

Miss F.Y. Chung, a social worker of Canton


晝欄獨凭（伍千里攝）

Glancing mood


旗袍長短時裝循環（星燾攝）

Long gowns and short

李國昌女士現在英國留學

Miss K. C. Li, studying in Brit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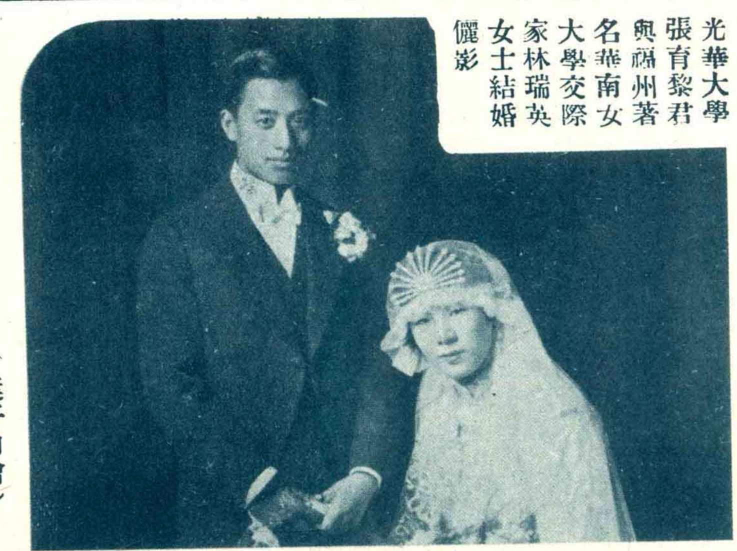
# 結婚與兒女之樂

# MARRIAGE — CHILDREN



四川美術專門學校校長李德培君與其夫人楊芬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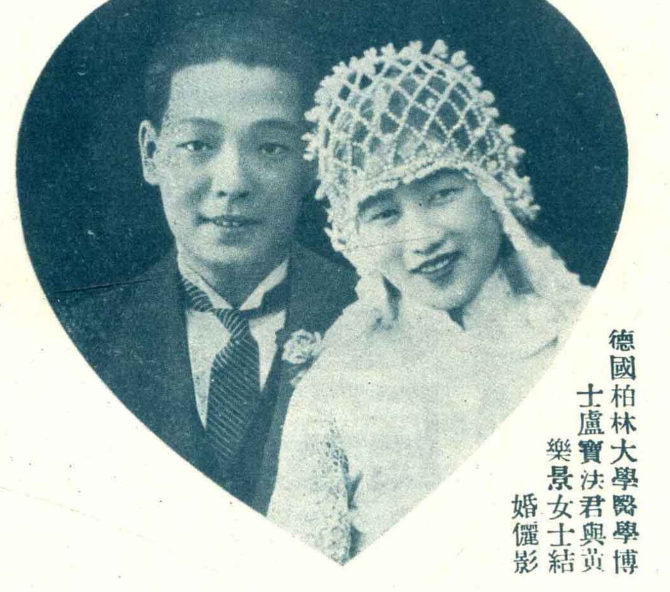
Li Teh-pei, principal of the Tec-Arts School in Szechuen, and his wife



光華大學張育黎君與福州著名華南女大學交際家林瑞英女士結婚儷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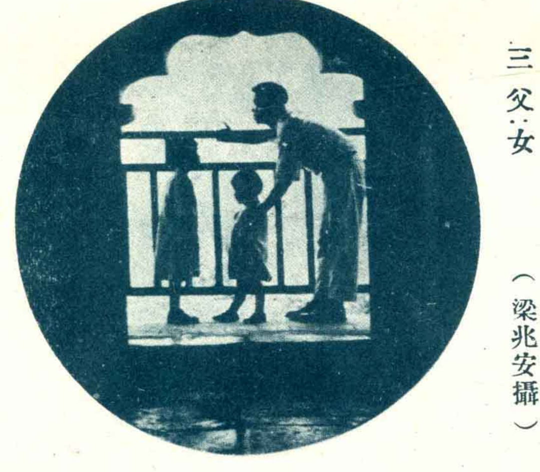
（葉子山贈）

Wedding between Miss S. Y. Li, social star of Fuchow Hwanan College and Chang Y. Li, of Kwanghwa College



德國柏林大學醫學博士盧寶法君與黃樂景女士結婚儷影

Mr. P. F. Lo, prominent physician of the Berlin Univeristy M. S. weds Miss L. C. Chow



三父女

（梁兆安攝）

Three's A Crowd

親愛

（唐纘伯攝）

Two's A Companion



頑皮

（郎靜山攝）

Teasing



餌

（黃農寄）

A bait

周圍的一羣　（續自第十五頁）

事，關係你我終身的幸福。

現在你願意和我見面，在我當然也樂於常常和你親近，本來想請你到我的家裏來。但你知道，到家裏來的，也許不止你一人，那對於你和我都有妨礙的。如今L公園綠柳桃紅春色滿園，我很想和要好的朋友如你那樣的，作兩小時的盤桓。

請你於星期四的午後四點半，在右角綠蔭閉蔽的茅亭中相候，請你不要後我而至，累我焦待。

一切見面再談，我不願意你失望，請珍重。

梅芬。」

他念了一遍，又念到第二遍的一半的時節，路口上恍惚是人影一閃，這一喜歡使他要跳起來，但仔細一望，却並不像一個女人，他慌忙便把那張信箋向袋裏一揣，用心仔細分辨。他看出來了，來的正也是一位西裝少年，當模糊的面影顯明的映到他眼前時，他認得這是他的同學建方。心裏微微地一驚，這個時候，爲什麼建方也到這裏來？

「哈！絨三！」建方走近前來先喊起來。

「啊！建方！你爲什麼到這裏來？」絨三沒精打采的這樣問，在進入茅亭大家坐下之後。

「一個朋友約我在這裏見面。你呢？」建方回答之後反問絨三。

「男的還是女的？」

「請你勿要說笑話了！我有什麼女朋友呢。」

「嘻！嘻！請勿要騙人了。別的我也許不知道，那密司金，那梅芬，正和你親密得要命呢！聽說你和她已經戀愛了！什麼時候訂婚？我們來擾一杯喜酒。你難道永遠瞞得下去麼？」絨三又像調侃又像嘲笑的說了這一番話。

「不要隨便說，她那樣身價自高的，那裏會下顧到我，你爲什麼專愛開我的玩笑？」雖然建方竭力否認，面上却似乎已表露了得意之色。

「我何常開玩笑呢！」

「算了吧！一逢見面總談女人，實在也太無聊了！我問你，你究竟來做什麼？」

「我也來等朋友，先此聲明，我也不是和你這樣恭候什麼女朋友的。」

「好，我們大家在這裏等一回。」建方說完也舉起手來看錶，又向耳邊一湊。

「什麼時候了？」

「四點四十七分，」

談話到這裏暫時各守靜默的態度。雖然他們口上都這樣說得冠冕堂皇，內心却各含了一腔說不出的意思，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無巧不巧他也要在這裏等候朋友眞？如果梅芬不來倒也罷了，倘使來了，他和她自然也都認識的，我還有什麼話可以對她表白？這眞是無可奈何的機會，無可奈何的事實。他們因此都含了一腔怨恨的敵意，而這個敵意，却無論如何表示不出來。他們各自心中所希望的：希望臨時有一個重要事故，使敵方離開了這個地方，而梅芬又迅速的在敵方離去之後到來。

偶然一陣風吹來，路口的樹葉在搖動，有時又從遠處送來一些男女的笑語聲，他們都要抬起頭來張望一回，那種焦悶急迫的心情，自然只有各人自己心裏明白罷了。

「你的朋友約定在幾點鐘？」建方先問，

「說是說五點鐘來，但他原也說明，如有事情，遲一兩刻鐘也不定。你的朋友爲什麼也還不來？」

「唔，他也還說五點多鐘來的。今天天氣好，即使朋友竟爽了約，在這裏玩玩也很舒服。」

他們那種各自只許心裏想不許嘴裏說的事件，實在引起了萬分的不安，雖然平日見了面談話的興緻都很好的，如今都無情無緒的說不出什麼話來。建方首先從大衣袋裏摸出一本小小的袖珍本的小書來，低着頭在翻閱，絨三也無意詢究所閱讀的是什麼，背着手走下茅亭來，最先圍着那個亭子走了兩三圈，便穿過樹林的路口往前邊行去，前邊疎疎落落的長椅上，軟綠如茵的草地上，在這夕陽將要銜山的時候，也有好幾對青年男女在那裏閒坐散步，享受這融融洩洩的春光，他隨意望了一回，心坎裏感覺到一腔懊熱，眼睛裏似乎要冒出火來，而一想到倘使梅芬來了，他也能夠一樣和她在這裏同行攜手。也能夠一樣和她在這裏對坐情話，而此梅芬的嬌麗，正和這將放的三春桃花一樣，可以壓倒一切，嬌傲一切！他不免又轉恨爲喜了。

他在這裏又徘徊了好一回，驀然一個靈感給他啓示，想到她如果要來，依照來路的方向，自然向東首的正門裏進來，在此刻，又何不走向門前去等候，一則她望見我在門邊迎接她，自然益發增加她的欣喜；二則自己先要告訴她建方也在那個地方，還可以迴避着他另尋一

（續第廿八頁）

# 兒童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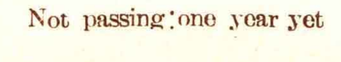
## THE YOUNG STERS



（右）四川省府主席劉文輝之次公子，生才百日

（上）匍匐

（左）余財之女公子生于秘魯，年纔半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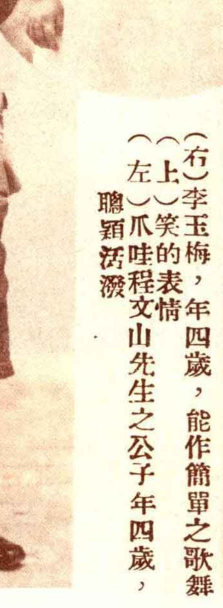
Not passing one year yet

Smiles, girl →



洋囝囝 兒童恩物之一 （潘思同攝）

Toy for the youngsters



Four years old son of Ching W. Shan



Four years old girl, little Li Yu Mei

（右）李玉梅，年四歲，能作簡單之歌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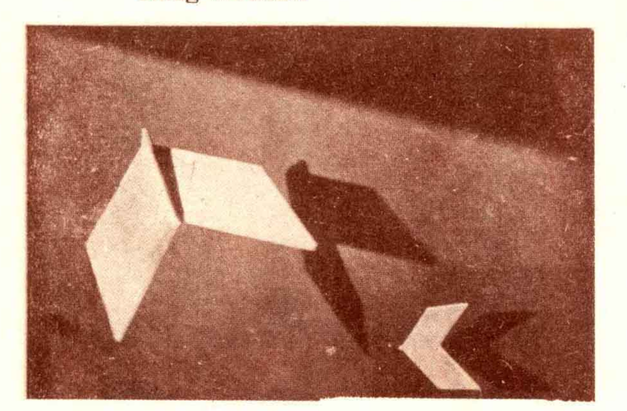
（上）笑的表情

（左）爪哇程文山先生之公子年四歲，聰穎活潑



軍官 兒童作品之一

An officer—a drawing



紙鷹 兒童恩物之二 （潘思同攝）

Toy for the youngsters



風景 兒童作品之二

A landscape—a draw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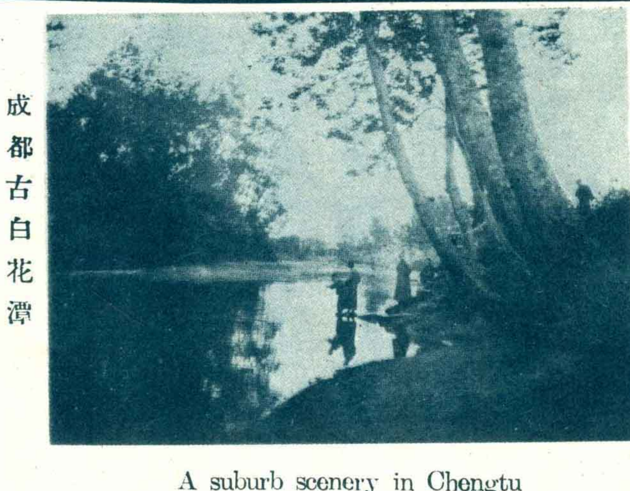
漢照烈帝陵墓在成都南關外五里許武侯祠內

The tomb of an emperor in Han Dynasty located in Chengtu, Szechuen's Capital



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 在成都公共體育場內

The Revolutionary Monument in Public Recreation gro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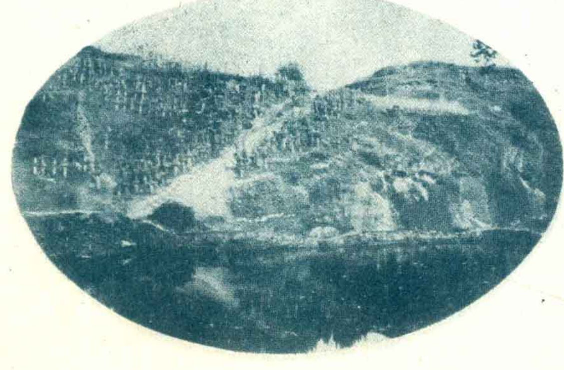
成都古白花潭

A suburb scenery in Chengtu

# 四川景物

李培德攝贈

FROM SZECHUEN PROVINCE



仁壽縣之土地坡

蜀人迷信土地神甚深一坡之上，豎土地神杆數千餘。

Stick "gods" seen on the hills, a superstitution of the natives



煮鹽

四川產鹽，甲于全國，惜數十年來其取製之法，迄未改良。

Manufactoring salt in the old ways



巴蜀農人之插秧

Farming as done many thousand years ago



浣衣

川人浣衣喜用棒擊

Laundry - by hit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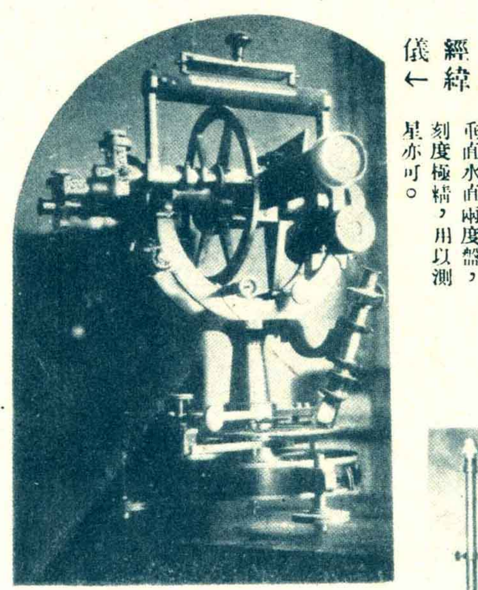


資州人民之收穫

A year of harv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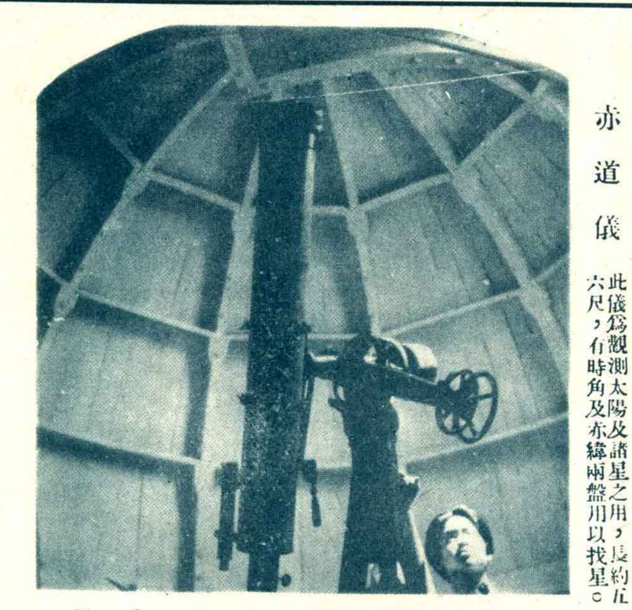
# 青島觀象台

徐匯濟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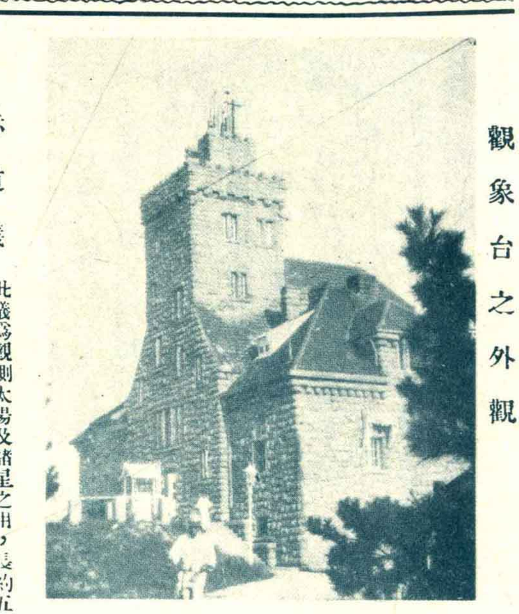
**大號經緯儀←** 此儀高約三尺，有垂直水直兩度盤，刻度極精，用以測星亦可。

For measuring the stars



**赤道儀** 此儀爲觀測太陽及諸星之用，長約五六尺，有時角及赤緯兩盤用以找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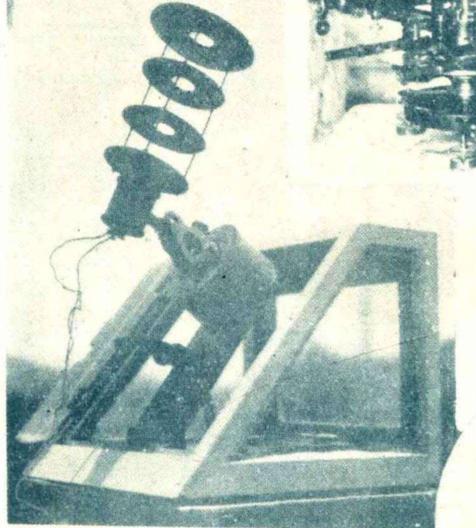
For observing the sun and other planets



**觀象台之外觀**

A view of the observatory

是台建自德人，全部石工，宏壯偉麗，自底至頂，有石級一百零八層，爲青島最高之點。內中一切儀器，皆德人所留，有數件爲全中國所僅有，更有一二件，爲全世界所罕有，規模之大，設備之完，執中國天文台之牛耳。惜該台仍爲中日共管，實爲莫大之國恥，當茲革命潮流已達青島之際，收回爲刻不容緩之舉，故台長蔣內然君現正與中央接洽，竭力與日交涉，作收回之進行焉。



**太陽熱力針** 此器隨日旋轉，將太陽熱力變爲電力而記于紙上。

For measuring sun's heat

**↑地磁石儀** 此儀有水平度盤，刻度精密，爲磁力上測偏度及水平分力之利器



Sun's light instru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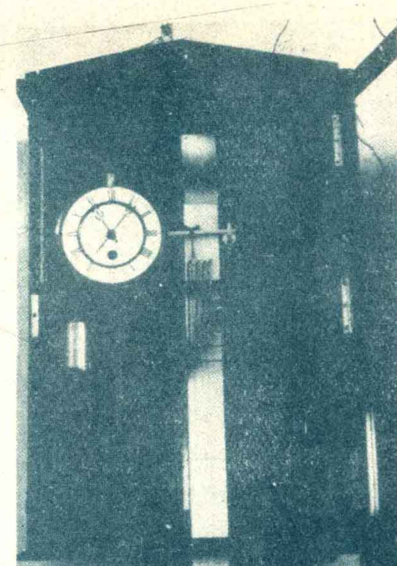


Cloud instrument

**雲測机** 機內有返光鏡及小格，下有北平度盤，可以測雲之方向，面積，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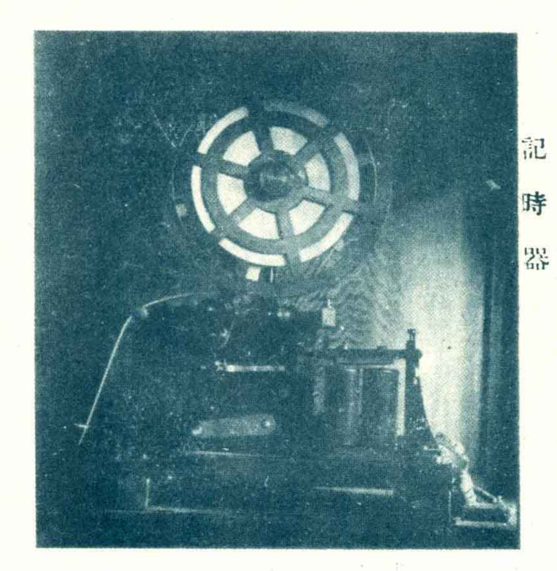
**←日照時數計** 儀內裝感光紙，旁有兩小孔，下有垂直度盤，爲太陽赤緯度數，陽光由小孔通進，而日照時數之多寡由感光紙記出矣。

Various instruments from the Tsingtao Observatory



**風向風力計** 此器有電綫聯于風針風車。風向風力。同時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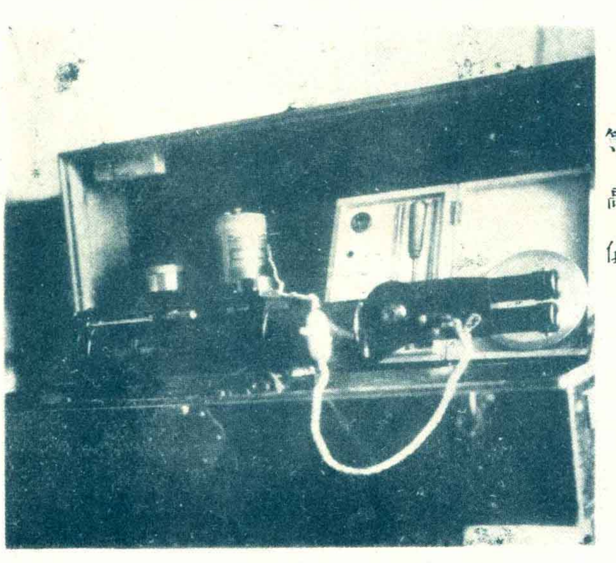
For wind and pressure



**記時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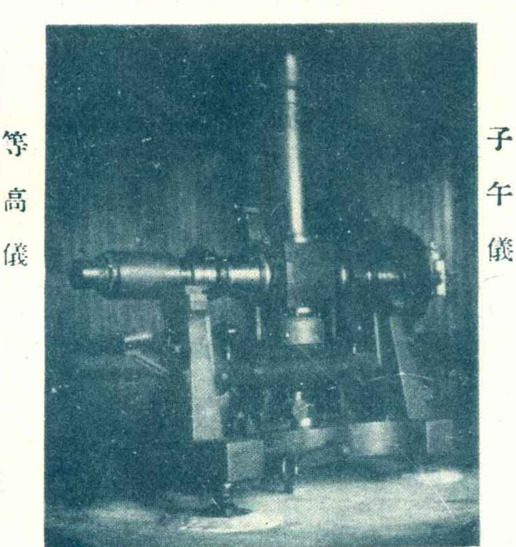
此器下有重鍾旋轉紙條，有一針過電，自動打點。一針另一則通於其他鐘表或儀器上，人工打點，兩點相較，即得時差。

Time recording



**等高儀**

此儀有水平度盤，鏡頭爲陸拾度之稜鏡，爲測三十度高之星及新式校時之儀器。



**子午儀**

此儀安置與子午綫或直角，只有垂直度盤，用以找星，爲測星對表之利器。

Other instruments for observing the planets

周圍的一羣 （續自第廿四頁）

個去處暢談一回。

他認爲這是一個大發見，他本來腳步向東走着，立刻加緊腳步向門邊來，而門外雖然時時有幾輛黃包車來往，也時時有男女遊客出入，却總望不見梅芬的形影，甚至於連像梅芬那樣的女人也不曾見過一位　他癡癡地站在門邊，看看錶上已近五點半，太陽在那遠處山邊恍惚不到三丈高了！又不免漸漸陷入失望的深淵中去了！

這星期四的傍晚梅芬仍然靜靜地坐在家裏的休息室的單人椅中，望着窗外的春日的斜陽，映着天井裏兩行初萌嫩芽方經修剪的冬青樹，自己有一種悠然神往的趣味，她恍惚忘了，曾經用信約過絨三，當面約過建方在L公園敍會的一回事

何媽進來給她倒茶，又把一個小小的長方形的貨包交給她，包上還附了一張名片一張收貨回單。她說：

「小姐，這是剛纔從後門送進來，他自己說從什麼開開公司送來的，請小姐填妵回單。給他帶回。」

她不免懷疑起來，她不曾在開開公司買過什麼貨品。留心那張名片，原來是林曼君的。名片上除了寫明梅芬的地址姓名以外，沒有別的話，她於是暫時不根究這個貨包裏究竟是什麼物件，就把那張回單填註了交何媽送出去。

自然，她知道了，這是曼君特別買來送給她的，曼君也是她的所謂男朋友，同樣是C城大學的學生，不過建方和絨三都是文科中國文學系，而曼君却是土木科的。

正在預備把包物件拆開來的時節，她的嫂嫂從對面的房間裏走了過來。一壁笑一壁在問：

「什麼人送物件給你？請我賞識賞識。男朋友送來的，那一定是好的。」梅芬也不想分辨，也不想遮掩，她把那個還未拆開的貨包送到嫂嫂手裏，一面微微笑着回答：

「請你拆開來看好了！」

把一層包皮紙去掉以後，是一個　白有光的長方紙盒，皮盒四周圍都是金綫的輪廓，而上左角有一個圓形的商標，寫着Carter's的牌號，再掀開那個盒盖，裏面灰色的絲絨襯底上，靜靜臥着翠綠色有雲紋，筆桿上鑲金線的兩桿筆，不消說，這是女人用的自來水筆和活動鉛筆了。

「這兩桿筆倒還精緻，是那一個送的？」嫂嫂笑着問。

「眞莫明其妙，這些男人的心腸！」她在慨歎！

「爲什麼？」

「這也不言而喻，他們想以微小的代價，得鉅大的報酬。」

「什麼報酬？」嫂嫂不免大笑起來。

「至少也是玩弄一下的報酬。」

「究竟是什麼人送的？」

「你不看見那名片麽？」

「啊！林曼君，那倒也是一個漂亮的少年。」

「請你勿和我開玩笑了！我看哥哥那麽不漂亮，你還是另外去選一個漂亮的好了！」

「可惜，可惜我是老了！而且我也不漂亮，倘使我生就是和你那張俏面龐，恐怕我不但要選一個，至少也選他下打。」

兩個人不覺都哄笑起來。

「究竟我想問你，他不會憑空來送一盒筆，似乎多少有些歷史關係。你什麼話都可以對我說，似乎也不妨談談。」嫂嫂坐在旁邊的籐椅上探聽這個新聞。

「那倒不然　十個有九個男人都是自作多情的，那副自作多情的神氣，想起來眞肉麻得要命，林曼君自然也不是例外，但所以來送一盒筆的事件，却也有一個原因……」

「什麼原因呢？」

一說起來自然有許多經過的事：你是知道的，我對男朋友，只要眞的以朋友而止，當然很尊重他們的。當初見到曼君，還在我離開學校之前，因爲我在學生聯合會充我們校裏的出席代表，他是C城大學的代表之一，因而見過幾面。以後有時遇見，也不過相互點一點頭。

「事情眞有些奇怪，C大裏有一種文藝刊物，叫做「冰山」的，忽然登載了他的一篇小說，是描寫一位男子逢到一位漂亮的女學生，雖然僅僅是識面，而男子就無處無時不在施展他單戀的心理，甚至這位女學生面貌舉動，衣裝服飾，也無不加以注意刻畫，不消說男子是他自己，女學生便在影射我了。這種舉動實在也太可笑，而這個手段也太愚笨了！

「關於這個，我當然付之一笑！但不久之後，我又和一位同學到學生聯合會去開會，剛巧那一天我們到得特別早，會所裏還沒有先我們來的代表，接着便是這位林曼君到了，他却只是一個人，望見我便恭敬的鞠躬，開始談起話來，本來談話也很平常，但他忽然說到那篇小說上去。他說：

「聽說密司喜歡研究文藝的，也常常看我們出版的冰山麽？」

「我想，他預備宣佈自己的醜史了！不妨和他開一開玩笑。我說：

「那常常拜讀，上一期林先生那篇創作，結構意境，都令人欽佩得很，只是可惜爲什麼不送到有名的雜誌上去發表？」

「妙極！妙極！那時候虧你那樣說出，你沒有笑麽？」嫂嫂拍手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也許還特別莊重些！——」她回答：

「不敢，原本我是學工科的，然似乎也有點文學的愛好性，那篇東西原不成話，但密司以爲還有些意思麽？」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不是天才是寫不出來的。」

一我這樣恭維他一陣之後，他眞快樂得彈手都要笑起來，可惜得很，許多人都絡續來了！談話便到此截止。但在開會的時節他那副自得其樂的光景，眞沒有方法形容出來。」

「從此以後，他便開始寫信給我，


by Kao Chien-fu

葫蘆裏的把戲　高劍父作

起初我置之不理，他的信還是連續而來，信裏的內容，自然都是那千篇一律的鬼話，我常常給幾位同學公開參觀，作為談笑的資料。有時的候，也曾經不痛不癢的覆他幾封短信。後來他率性時時到學校裏來，我當然不懼怕他，高興的時候拿他開一玩笑，不高興的時候就不見他。」

「又有一次，他已經離開學校了。他寫一封五千字的長信來，老實不客氣的和我談戀愛。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了！祇要我情願，什麼事情都可以辦到。如果我說，你去死，他立刻可以照辦的，這是多麼迫切的要求！

「我對於這個仍然處之泰然！我於是立刻寫了一封回信說，不差，男人和女人應該談戀愛，你當然有愛我的資格，但整個的成熟還沒有，我看祇到了一半呢！…」

「你不是承認有一半愛他了麼？」嫂嫂當中插進來說。

「笑話，你也那麼傻！戀愛難道可以剖分的麼？要愛便整個的愛，決沒有愛一半的道理。所謂成熟一半的意思，祇是他的一半成熟，和我的一半有什麼關係呢。」—他自然是一個傻子，據說他得了這封信，高興得連書也不讀，飯也不吃，覺也不睡，整整地想了一天，要如何努力再做到這一半的功夫？—你想，這真傻到了極點。—然而這原本也難怪，世界上的男人還是那樣的多。

「本來他自以為程度到了如此，原要積極進攻，但他實在也有些怕我，我一時若惱起來，什麼人都不管，所以不得我的允許，他不敢常常到這裏來。

「這一次的星期日，在壽珍家裏逢見了他，壽珍真是一個和嬈的女人，所可惜的天不給與她一張俏麗的面龐，她很為這個發慮，雖然並不明白表示出來，她原本不管對任何男人存過野心，但我相信，如果有一個比較好的男人向她進攻，沒有不得到勝利的，曼君和她是姑表妹妹，所以常常去去的。」

「她新近買了一支綠色的自來水筆，佩在身上，什麼牌號我已忘了，她特別取出來給我看，我也隨便稱贊了幾句，不料他在旁邊就留意到了。」

「那麼他也算得苦心孤詣了！」嫂嫂說。

「苦心孤詣，有大欲存也！」

「那麼你退還他麼？」

「退還他倒也可以不必。」

「那麼你預備使用麼？」

「那個希罕這些東西，我自然有處置的辦法。」

春天的日子雖不很短，但窗外的斜陽過去，以致於隱隱起來，室中的光亮漸漸消失下去，只賸了灰白的一片，何媽進來打亮了電燈，又來問要不要開飯？她的嫂嫂覺得方纔談話得實在太久了，似乎只在頃刻之間天便黑下來，她不再根究那個處置的辦法是什麼辦法使起身向對面的房間裏去了。



廢塔烟樹 廣州之懷聖塔俗稱光塔

高劍父作

Two Paintings

那天織三和建方在L公園不期而遇，他們所要等候的朋友，從五點半到六點，白晝漸漸的消沉下去至於L公園的遊人都散盡了後，他們的朋友終於如一塊大石沉下海底去沒有浮上來的消息。

當他們各自帶着滿腔悵惘與無可奈何的心情，先後回到學校寄宿舍之後各自得到一張梅芬的短簡。說是偶然得了感冒，不能來，委實對不住得很！但如今春光是這樣爛漫，就是特地去玩一下也好的。請不要惆悵，將來會面的日子多得很呢！

這樣一來，他們於是在失望中得很滿足了！於是都來進一步的特地到梅芬家裏來訪候，但老遠的跑到這裏，何媽的回答是小姐到鄉下去了因為鄉下的姨母特地來接她去盤桓幾天的，至於感冒呢，那早就好了！

兩個星期過去之後，他們都得不她到的消息，他們心裏的苦悶與灼熱，幾乎到了無可忍耐的地步，然而都不使對任何人表示出來。

這一天織三早上起來，正在盤算想在下午到梅芬家裏探聽消息，倘使還沒有回來預備問明了她姨母家的地址，先寫一封快信去。在必要的時節自己或者可以到鄉下去走一趟。

門房送進一封信來，那是掛號的，所以特別來送一次。那信面上寫着：

「C，城城大學第三寄宿舍，周織三秦建方曼林君丁立民諸先生同啓，自K城寄。」

他有些奇怪起來了。怎麼一封信要四個人同啓的？仔細一認字跡，那是女人寫的，他認出來了，這大約是梅芬的來信。但梅芬說是到鄉下去了，為什麼一忽兒跑到K城？而且即使要寫信，為什麼要寫給四個人？這真使他奇怪，於是立刻拆開那封信來，果然不差，不是梅芬是那一個。

「織三，建力，曼君，立民諸位先生：

許多天不見你們，我罣念得很。想到你們因為見了我而引起煩惱，真對你們抱無限的同情，你們以為我還住在鄉下的姨母的家裏麼？其實我早已離開了C城，而到了這K地來了。為什麼到K地來？到K地來作什麼？這個我不預備告訴你們。

想到你們對我的情形，過去的一切情形，實在使我氣憤得很，憑良心說一句，我對你們惱怒到了極點。你們在我面前，恍惚是周圍的一羣討厭的東西。論理我早應該對你們表示真實的態度了，但一直到現在才寫這封信，卻也有理由。

從歷史上說來，只有男人玩弄女人的記載。高興了玩一回，不高興就丟在一旁，現在雖則時代換了，婦女解放的聲浪高唱入雲，但同時社交公開的結果，男人玩弄人的機會也益發多起來了。

許多男人，都恍惚患了戀愛狂的傳染病，只要這個女人稍稍面龐生得俏麗些，於是如蟻之附羶，如蠅之逐臭，都一陣陣地飛集攏來，以結交朋友的美名，而也以滿足戀愛慾望為目的。其實只要真的戀愛倒也罷了，可是實際所戀愛的，只是女人的俏麗面龐，女人的整個肉體而已！所以男人一旦發現女人肉體的秘密，所謂戀愛者同時也宣告終止。許多在結婚以後陷於不幸的運命中，這都是事實。

你們當然是這種男人的代表，如許多箭簇的飛向我的身上來，向我用種種進攻的手段，我已經領教過了！我早已洞澈了你們的肝臟，然而我卻故意不拆穿你們的西洋鏡。

如果當場要拒絕你們，予你們以一種難堪，似乎也好。但仔細一想，這實在解不了我心中的氣憤。我也不妨略施小技，以你們暫時作玩弄品。自與你們見面以來迄於今日的言行舉動無不以此為基本原則。後來卻對於玩弄你們的工作漸漸熟習起來而發生了興趣，恍惚有一羣傀儡登場，而自己在幕後作牽線人一樣。

此刻把我的態度表明了！你們不妨對我去作一次縝密的回憶，而重述當時的遭遇。恐怕也不免要啞然失笑呢！

承你們的殷勤厚意，送我許多物件。照片，書籍、以至於應用品，我都在走的時候燒的燒了、毀的毀了。本來想退還你們，或恐辜負了你們的心。再會吧。這是我給你們最後的信。昔日我是你們所愛的人，今日我是你們所恨的人了。哈！哈！哈！

梅芬一

（完）



梁得允君近影

## 留美畫家 梁得允及其作品

君為本報編者之兄，畢業於美國奧省大學文科，再入芝加哥美術學院。君自幼善畫，留美六年，作品散見彼邦出版界。作風忠實，嘗謂凡欲精於一藝，必須修養基礎，不宜取巧自欺。近來注意美術之社會教育，將謀貢獻於祖國。



夜色燈光（油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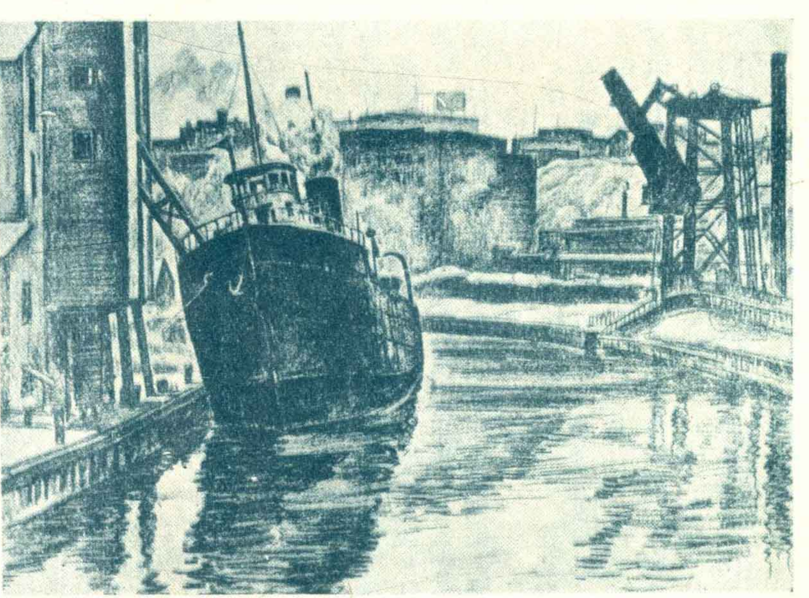
An oil painting by T. W. Leung (left) a Chines artist in Chicago Arts Institute

## T. W. LEUNG AND HIS WORKS



素描（有力之線條為一切繪畫之基礎）

A portrait's sketch



船塢之印象（木炭）

A charcoal sketch



人像描素（鉛筆）

## 時事述要

——自九月廿六日起至十月卅一日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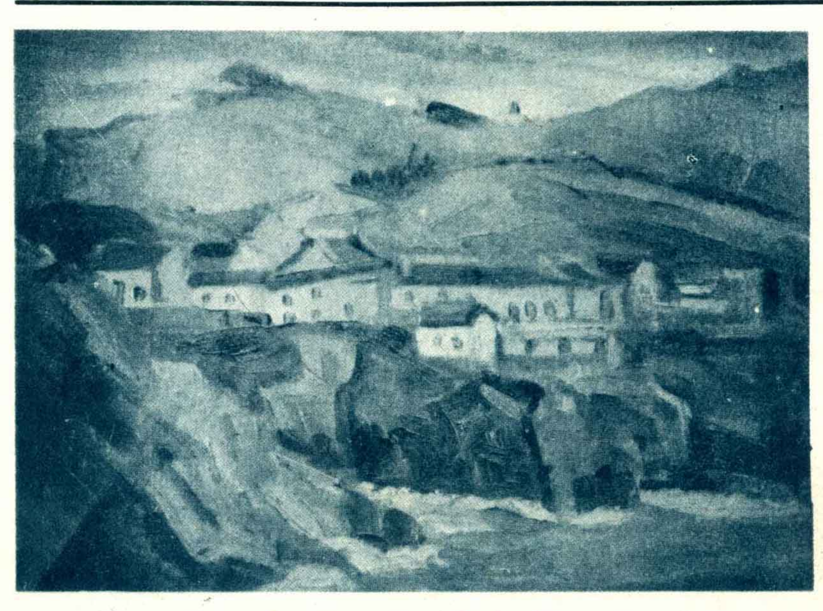
□**兩國公使呈遞國書**　新任瑞典駐華公使賀德曼，九月三十晨由滬抵京，即於上午十一時赴國民政府覲見蔣主席，呈遞國書，一切如儀，以睦邦交。又日本公使佐分利氏，亦於十月七日在國府大禮堂呈遞國書。佐氏初到滬時曾發表談話，其中一段略謂「余之來華在求實行中日親善，決不擬託之空言，至如何而可使實行，則須視中日兩國國民，並兩國政府之互相諒解，成其同情，於此基礎上努力，方能進行」云云。觀其語氣，似有相當覺悟，深望佐氏之能言行一致也。

□**國府明令討伐宋石**　國軍編遣委員會，因宋哲元石敬亭等稱兵叛反，於十月十一日呈請國民政府明令討伐以遏亂源。中央據呈，即日下令。內稱據國軍編遣委員會呈，宋哲元石敬亭等稱兵作亂，逆跡昭著，請明令撻伐，免職緝辦等語，宋哲元石敬亭等着即免職緝拿懲辦，各該部隊或甘心附逆，或被脅盲從，着各路討逆軍指揮，分別剿辦綏撫，以遏亂萌而彰法紀。中央對西北謀不軌容忍已久，明令討伐已有準備，想不難一鼓而平也。

□**破壞和平責在蘇俄**　中東事件迄未解決，蘇俄迭用暴力破壞和平。雙方戰事頗形激裂，同江方面更屬吃緊。外部為宣佈眞相起見，於二十四日電非戰公約諸國，大意謂中俄糾紛發生，由於蘇俄中東路宣傳共產。中國政府本其和平寬大之素懷，原希望和平解決。中國軍隊未嘗越防境一步，而蘇俄反誣華軍先攻俄軍，以混亂國際之視聽。大軍逼境，肆意虐待華僑，種種措置無所不用其極，以致交涉無從進行。萬一蘇俄軍逼進攻不已，破壞遠東和平及非戰條約，其責任全在蘇俄。政府特謹告各友邦，俾明眞相」云云，蘇俄縱狡，當亦難於遁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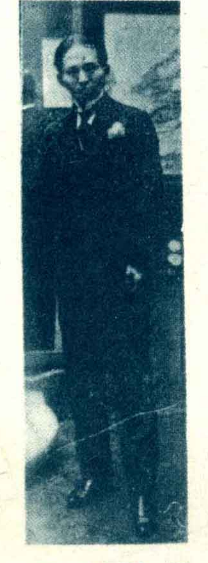
□**蔣主席赴漢興軍事**　自西北軍背叛作亂，蔣主席於廿七晚發表討馮誓師之詞，為願討伐完成革命，並於翌日自總部出發，乘艦親赴漢口，主持前方軍事。蔣赴漢期內國府主席職務，由行政院長譚延闓代行，總司令職務則由參謀總長朱培德代行，如遇必要時蔣主席即往前綫指揮督戰。

□**西北災民亟待救濟**　西北各省災況重大，水旱兵匪，接踵而至，哀鴻盈野，慘不忍聞。就中以陝西，甘肅，綏遠三區為最。陝省旱魃肆虐，兩年未雨，西境盡成赤土，樹皮草根羅掘一空。據各縣呈報餓死之男女，有二十餘萬之多，亦云慘矣。甘肅方面匪禍連天，繼南洮西等處受災尤重，土匪屠殺六十三村，遇難者三千餘人，聞者鼻酸。綏遠據實械變亂，近數年來水旱頻仍，民不聊生，風災水災霜災相繼而至。



風景 王濟遠作

Landscape by C. Y. Wang



近由歐洲返國之畫家孫世灝君小影

S. C. Sun whose work is shown at right



飄泊者 孫世灝作

The Wanderers by S. C. S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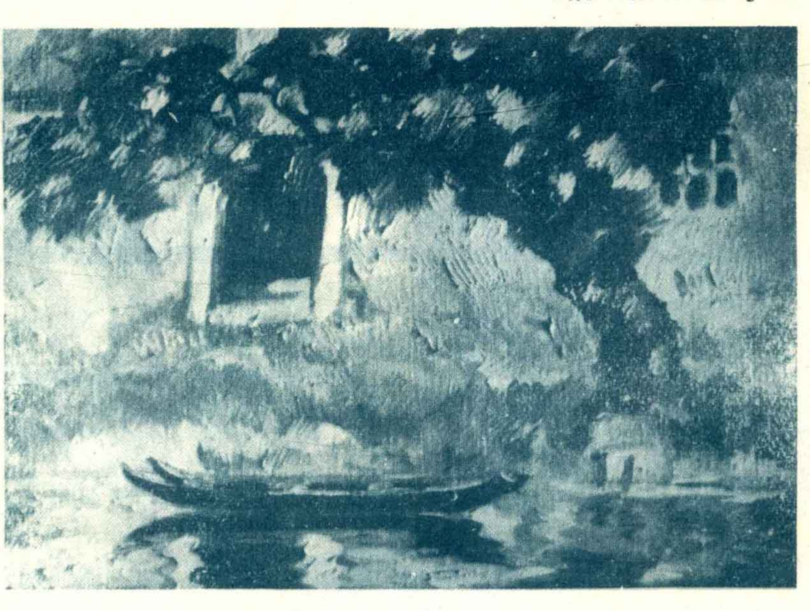
孫君世灝籍湖南，民國六年赴法留學，畢業於巴黎美術學院，旋又在德比等國繼續研究。孫君對於國畫素有根底，作品爲歐洲人士所欣賞。

## 藝術界 ARTS



水村 潘思同作 白鵝西畫會出品

Waterway by S. T. Pan



臨流 方雪鴣作 白鵝西畫會出品

Brook by S. K. Fong

災民已達一百九十萬。實爲西北第一災區。金風一起轉嚴嚴冬。所待於各方救濟者，實刻不容緩。

**□田中死後之日政黨** 日本前首相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九月二十九日晨宿發痾狹心症逝世。田中號稱一時怪傑。乃於日本政潮醞釀之中政友會命運危急之季突然徂謝。實屬出人意料之外。昭和二年五月若槻內閣倒後田中拜命組閣。一生專斷。作事好用手段。襲用軍人威權。外交力主侵略。爲世人詬病。自田中去世政友會總裁之繼任人選。成一問題。床次跨黨。鈴木財閥。雖勢力相伯仲而無挽回頹勢之把握。惟犬養氏較孚衆望。新總裁結果乃屬之此老。以古稀之年出而肩此重任。可謂忠於黨者矣。

**□法白里安內閣又倒** 十月廿二日巴黎電稱。法白里安內閣。甫於長間穩渡恩偉總長安悌里沃參院政選失敗之難關。乃下午在衆議院第一次開會時竟被推倒。事變之驟出於意外。以故消息傳出人心爲之大震。按白氏組閣已非一次。幾年前在首揆時曾以對德輭弱而被推倒。此次重行組閣。又因答應撤退萊因法國駐軍而被左派急進黨。認爲外交輭弱而被迫辭職。白氏誠不幸哉。法內閣因黨派之多往往短命異常觀此亦可概見矣。

**□德外長逝世之震悼** 德外長史特來斯曼博士。於十月三日晨在家倏患心臟衰落而死。噩耗傳出國人震悼。史氏年五十一歲。一九零七年入國會。逾十年被舉爲全國自由黨領袖。一九二三年曾任總理數月。是年十一月長外交。數年來外交折衝殊多建樹。惟以體弱多病力疾從公。處戰後艱危困苦之環境。內憂外患集於一身。馴至一病不起。深可哀也。法報謂史博士之喪。不僅爲德國與世界之大損失。亦卽法國之損失。其爲人器重也可知。

**□英相赴美成功返來** 英相麥克唐納赴美遊歷。在彼勾留旬日之久。與胡佛總統聯合發表宣言。其內根據非戰條約解決舊有難題。兩國間之猜忌切實銷除。更運道德之力共謀世界和平。麥氏此行有斯成績。至可紀念。深望麥氏能以公正光明之態度。以解決海軍軍縮問題。俾五強各泯猜忌。斯則世人期待於麥氏之尤者也。

**□太平洋會議已閉幕** 太平洋會議於十月二十八日。在日本京都都旅社開會。有中，日，英，美，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菲律濱等各國代表一百九十四人列席。會期至十一月九日止。共十三日。議題八項之中。可注目者爲中國外交問題。人口問題。滿洲問題。通信問題等。第一次中國外交問題爲租借地收回。治外法權撤廢。關稅自主等。至第三次之滿洲問題。爲日本所提出。對於各國在滿洲之權利。加以研究。此爲議題中之最重要問題。定以三日間之時日討論之。吾國人之所希望於吾方代表之成功者殊深也。



朝晴　Morning　By P. S. Hu　胡伯翔攝



焚枝 （葉應靖攝）

Burning Twigs by Y. C. Yip

# 夜之趣

# NIGHT OF SPLENDOR



寒窗獨倚 （唐縉伯攝）

The lone shadow by C. P. Tang



輕棹 （張沅恒攝）

Boating by Y. H. Chang

借火 （陳過琨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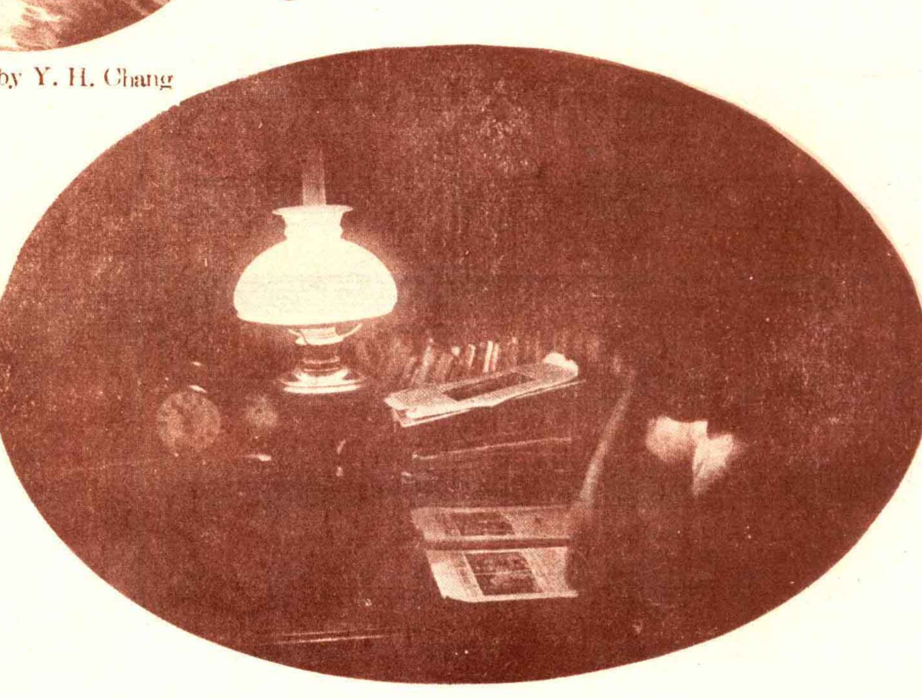
Borrowed lights by T. K. Chen





琴音 （邵尹孫攝）

A voice in the dark by W. S. Sh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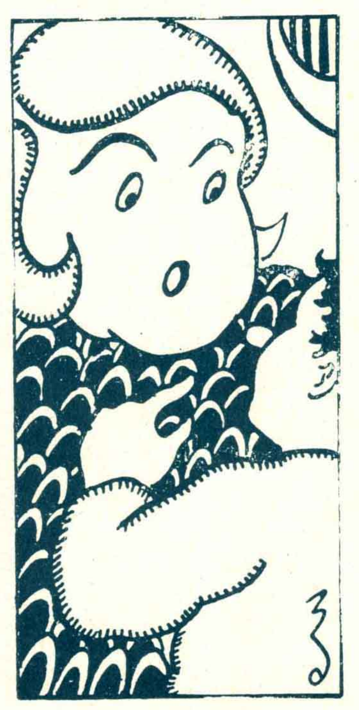


燈下 Under the lamp by Y. C. Yip （葉應靖攝）

# 漫畫 家庭專號



父親：孩子，你又新添了一個小弟弟了。
兒子：眞的麼？讓我先去告訴母親罷。



兒子：學校裏的算術敎員是不懂得算術的。
母親：…………？
兒子：就是二加三一共有多少他也不知道，還要來問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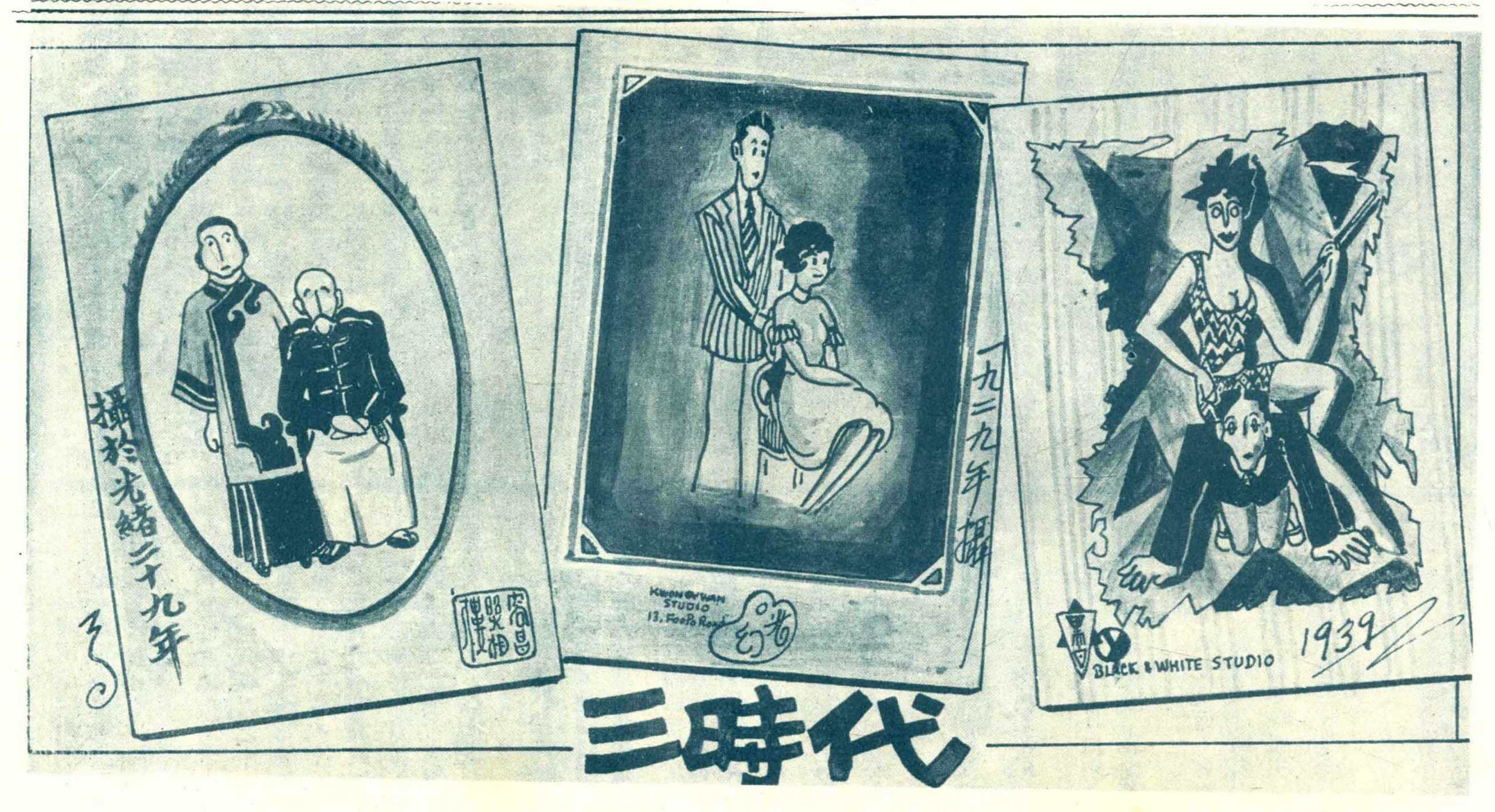
世界倒轉了，所以近代家庭和睦的要訣，在于女司外男司內。

藍　蔚　邦　作






一個藝術家往往爲了構思一件創作品而激起了瘋狂的情緒的。因此這個賢明的畫家之妻當這個時候便對兒子說：『好兒子，到外面玩耍去罷…………』




# 三時代

馬國亮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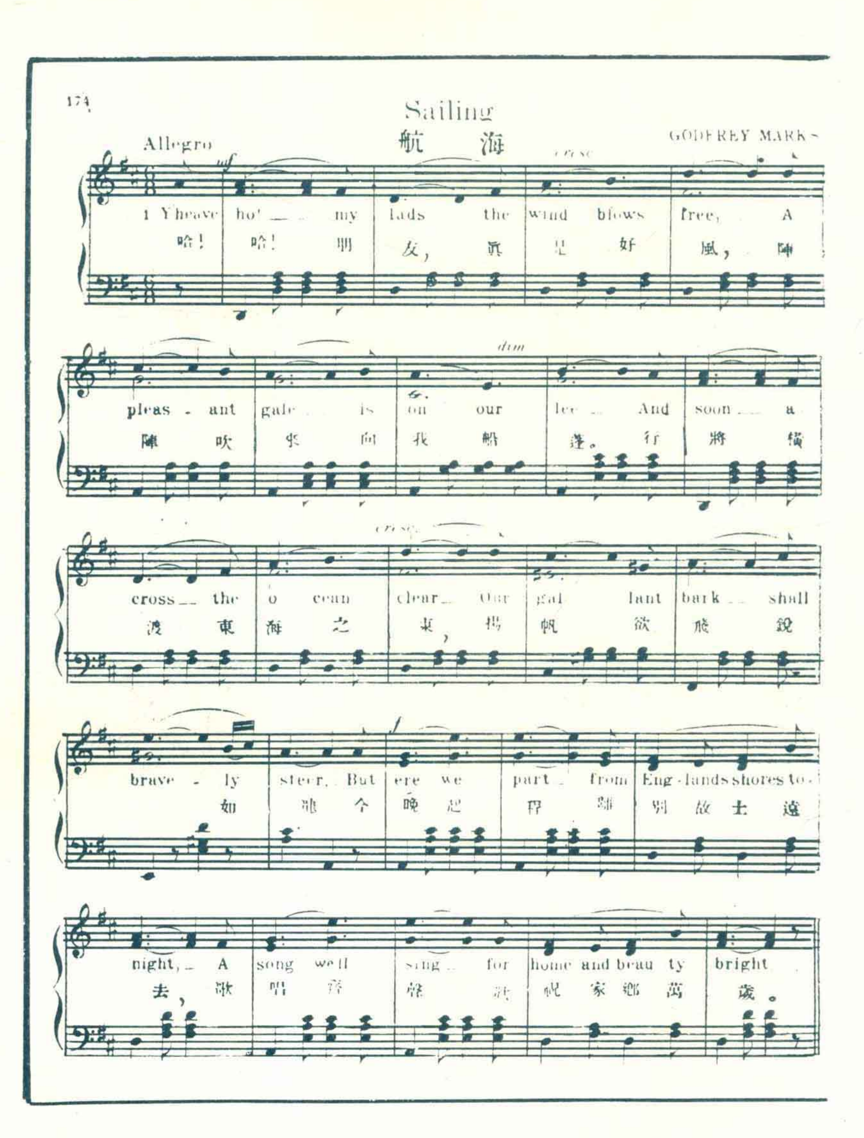
Caricatures on Family Life



「聽說老劉和你的老婆一起偷跑了，眞的麼？」
「可不是！他才是我的知己朋友呢，明天我可以和林家的小姐舉行婚禮了」



「這兩條魚的樣子怪難看的，我眞不願意吃了。」
「如果你要好看的才吃，我勸你不如去買幾條金魚罷！」



天才與麵包（續自第十六頁）

這個無可奈何的關頭，他只好跑去光華銀行和陶君實商量，君實也很爲他盡力。當晚便替他拿了稿子，送到羅敦厚家裏。敦厚看過倒很喜歡，結果給了一百塊錢。煥章的嘔心傑作到此變作人家的了

駱煥章得到一百塊錢之後心中略略放下些。他究竟是個初出山的老虎，很有自信心。他重新再用了八個月的工作夫創作了一本小說。在這八個月之中，他自晨到晚差不多沒有一個時辰是空閒的。他終日伏在那張破桌上起稿極力準備跑到文壇的陣上衝鋒。他避却種種娛樂種種應酬。他一個人也不想見。自己另外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住。有一次他想描寫一位女賭客的神氣，特地跑到一所賭場去觀察。可巧這晚警察來搜捕，煥章跟着衆人上屋頂逃走。他走落地面的時候，倉倉忙忙跌了一交，傷了手腕。後來用了好久的工夫才醫好。他對於各種阻力都想抱着大無畏的精神去打破牠們。他想自己的名字成爲一顆星光，照耀於文壇之上。然而大亞書局是文壇健將的搖籃，他非得要攻打進去不可。

這一天正是夏去秋來的時候，木葉被秋風吹着透出一陣淒冷悲苦的調兒。要是別個落拓的文人便會觸景生情，痛傷搖落了。然而煥章却不然。他深信這次的作品必定不會失敗的。他依舊和前八個月一樣，抱着樂觀、硬着頭皮去找編輯黃有才先生。

那天下午編輯室內有好些人在那裏圍着。煥章自然不敢上前去驚動他們，只好等坐着旁邊。他從兩點鐘一直等到四點多鐘才得進去。這時有才口中抽着雪茄坐着。他看見煥章進來，把眉頭縐了一縐板着面孔，冷冷地問道：

「你又來了嗎？」

煥章鞠躬顫顫地說：

「送一篇稿子來請編輯先生改一改。」

有才口中啜着雪茄，縐着眉頭，接過稿子，略略翻了幾頁。一壁看，一壁搖頭。終于對煥章說：「來了那麼多次，我們不覺得麻煩你也應該覺得了。你不能怪我們只好怪你自己的稿子。」煥章聽了很失望地低了頭。

「你看人家大文學家的稿子。」有才繼續說着，從桌旁邊的小書架上拔出一本精裝華麗的書來。他接着說：

「這個稿子的作者前六七個月和我們訂好版稅合同。這五六個月以來已經銷去了七八萬本了。他本人也得了不少的錢。你瞧人家的東西就不同：」說完把書扔下桌面叫煥章看。

煥章聽了滿心慚愧。覺得自己的作品真是比不上他人。他從桌面上拿起那本書看。是一本長篇小說叫做「霧裏陽光」作者的名字是敦厚。他覺得這個名字很熟悉，但是一時竟想不起來。他把書皮揭開看了十幾行，他混身的血登時沸騰起來。原來那本書正是前八個月自己託君實賣給羅敦厚那篇「孽海靈光。」這時候他的眼淚已經忍不住，把那本書拋在桌上，大踏步出了書局，悲憤着走回寓所去。

可是第二天早上光華銀行的應接室裏來了一位衣冠敝陋的文人，手中挾着一本東西，來找陶君實君商量一件事。第二天的早上駱煥章的破銀包裏竟然有一百五十塊錢。

# 本公司啟事一

本公司現因集全力擴展總公司營業無暇兼顧省港梧各分局故自本年五月十五日將各分局資本劃清使其獨立在廣州者改名為廣州良友公司在香港者改名為香港良友公司在梧州者改名為梧州良友公司各歸自理以後所有各該公司與各界來往款項及其他事項概與上海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無涉特此佈告

# 本公司啟事二

凡在各地良友公司或本公司代理處定閱敝公司各種刊物如有關於寄失或改寄等事情請向原處交涉并由該處負責與上海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無涉凡在上海本公司訂閱者由本公司發行部發給定報收據為憑并負所有一切責任

# 本報歡迎投稿

本報每期需用圖畫文字稿件甚多，除特約供給之外，更歡迎各處良友們投稿，關於投稿有幾點請諸君注意；——

一，圖畫適用的有：中外最近時事攝影，美術作品，富有意趣的各種零碎照片及漫畫。

二，文字因限於篇幅，以短篇小品為適宜，每篇最好不出二千字以外。

三，文稿須繕寫清楚，稿末註明投稿者姓名地址，照片則於每張之背面詳加說明。及姓名住址。

四，稿件取用與否。概不退還。但特別聲名要還者，請附足回件郵費。

五，稿件取用後；以現金或藉券及本報從豐酌酬。倘却酬為請註明。

六，投稿請寄「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編輯部收」勿寫私人名字。

# 良友讀者叢書

已出五種

美術攝影集　中國攝影名家傑作　定價八角

歸家及其他　葉鼎洛等著　定價四角

昨夜之歌　馬國亮著　定價四角

得所隨筆　梁得所著　定價四角

二十四孝之研究　徐硯繪述　定價三角

▲凡持本報印花（見本期十六頁）到上海本公司總發行部購買上列各書，得享九折之權利

良友圖畫雜誌第四十一期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出版

實價每冊大洋三角　外埠另加寄費三分

編輯者　梁得所

印刷兼發行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B二十號　郵局信箱第一七二二號

西文通訊地址　The LIANG YOU CO., 20B N. Szechuen Road. P. O. BOX 1722 Shanghai, CHINA.

特約總代理

新加坡　美美圖書公司

芝加哥　中華文化宣傳社

香港良友公司

廣州良友公司

梧州良友公司

各埠各大書店均有寄售



本報定閱價目

| 國內連郵費 | | 國外連郵費 | |
|---|---|---|---|
| 全年十二冊 | 半年六冊 | 全年十二冊 | 半年六冊 |
| 三元六角 | 二元 | 四元二角 | 二元四角 |

郵匯不通之處以郵票代洋九折計算自一分至五角為限其餘如滇省吉黑新疆以及汚損之郵票概不收用

日本朝鮮均作國內　新疆蒙古香港澳門及南洋羣島概作國外

本雜誌廣告價目另刊函索即寄



中國大觀
THE LIVING CHINA
A PICTORIAL RECORD
1930